

尽了历史责任 无愧无悔此生



纪念特刊

泰南邦朗和平村(第九朱拉蓬公主村)乐龄康乐会

编发



村里的孩子们喜迎新世纪（2000年）



乐龄康乐会成立前，老同志集体照。

尽了历史责任 无愧无悔此生

(纪念特刊)

泰南邦朗和平村(第九朱拉蓬公主村)乐龄康乐会
编发

好友/商家/社团 惠存



泰南邦朗和平村(第九朱拉蓬公主村)乐龄康乐会
敬赠

前马共中央领导人合照



前排左起：吴一石、陈平、西·迪(C.D)、李安东、章凌云。

后排左起：陈鲁（陈凯）、阿焰（陈再润）、阿海（单汝洪）、拉昔·迈丁、陈田、应敏钦、西·巴（C.B）。

[注]： 这张集体照是《合艾协议》签署几年后拍摄的，已故章凌云（1989年5月31日逝世）、吴一石（1990年10月9日逝世）两人的影像、是经过剪接补上的。另一领导人陈田（高才杰），在即将回国之际，于1990年9月3日在湖南长沙病逝，其影像也是补上的。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陈平回来机关队，在营外即受到热烈迎接。



邦朗和平村第一届村委委员与领导人合影（1990年9月28日）。
左起：前方、老韩、四海、老洪、阿和（领导人）、李华、阿焰（领导人）、何铁、阿山、志毅、方山。



邦朗村乐龄康乐会成立时会员集体照（2003年10月30日）。

献词



马共中央委员、和平村华协主任阿成同志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
一起来了。英勇奋斗、流血牺牲，
数十年如一日，争得了马来亚的
独立，我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7年9月18日

献词

抗英战争初期的
阿敏同志



七月底，一民打电话到我们12村，希望我能给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蓬公主发展村)乐龄康乐会出版的一本纪念特刊写个短序。想到我年事已高，80多岁了，力不从心，本有点想婉拒，但最后还是决定写一点，尽我所能吧！

我觉得这本特刊的名字起得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现在年龄在70 - 80多岁的老同志基本上都是经历了40 - 50年革命斗争(多数是革命武装斗争)的同志。他们，为了马来亚的革命和正义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青春年华，甚至宝贵的生命，等等，等等。他们是平凡的，同时又是伟大的。“唯有牺牲多壮士，敢教日月换新天！”是他们，以及在数十年革命战争中无怨无悔地贡献了他们宝贵生命的无数的烈士们，在马来亚争取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确是尽了历史的责任。

1989年12月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以后，我们的战士全都光荣地重返社会，过新的和平生活。我坚信，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彩经历，甜酸苦辣，必定为新一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有益的启发。

Suriani Abdullah (应敏钦)

2007年8月14日

于泰南芬基林和平村



马共中央主席
阿都拉·西·迪同志
马共中委苏丽雅妮
(应敏钦)同志

一 ★ 点 ★ 感 ★ 想

邦朗和平村（第九朱拉蓬公主村）乐龄康乐会的纪念特刊即将出版了，可喜可贺！这为马来亚独立斗争史提供了某些另一面的历史素材和补白。

长期来，特别是每逢马来亚独立日时，当权者必然下令媒体大肆宣扬他们捏造、篡改以及歪曲的历史。在国家独立斗争的问题上，恬不知耻，不顾民间的感受，独自缴功，将那些无功受禄者甚至是一些民族败类，美化为独立英雄。

随着《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后，以陈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泰南所建立的4个和平村的开放，不少对官方历史质疑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先后涌向这些曾经为我国抗日、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争取独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斗士所定居的村庄，一时间，很多有关马来亚共产党的新闻、专题报道和评论在各主要媒体出现。之后《我方的历史》、21出版社刊物等文献，像一股清流，作为历史另一面展现在人民的面前，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荡，激起人们对保存在民间、广受人民包括各族认同的另一面历史的重视和探讨。我们的战友还以亲身的经历，为从事研究我国历史的学者，提供了多方面包括人和事的历史佐证。

今天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出版的纪念特刊，是对马来亚独立斗争史的又一新贡献。过去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的好战友，为了人类的崇高理想，奉献青春，牺牲自我，在战火中创造历史。现在我们要挺身而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站在历史舞台上，让长期被歪曲的历史恢复真正的面貌。

我愿和大家一起珍惜现有的宝贵年华，把自己火红的峥嵘岁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承发扬，让新生代从历史另一面找到真谛。



林涛 四海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
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读毛主席诗词 —— 《咏梅》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
但求奉献不占功。愿以
《咏梅》与大家共勉之。



李华 方山

★ 邦 朗 和 平 村 乐 龄 康 乐 会 ★
纪 念 特 刊 出 版

战友情谊永存
理想光辉不灭



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 祝贺



第三届执委会(2006-2008年度)

会长: 南军 (蔡建福), 副会长: 一凡 (彭明祥), 阿荣 (叶建国); 秘书: 四海 (李学智), 副秘书长: 宏烨 (杨清发); 财政: 许育 (郑春宏), 副财政: 红凯 (郑金华); 文教: 激雷 (范红玉), 副文教: 少明 (陈智宏); 福利: 小明 (何平丰); 副福利: 阿海 (徐锦才); 外务: 钢炮 (林德兴), 副外务: 咏梅 (韦桂兰); 执委: 阿川 (梁广河), 南征 (罗亚龙), 程光 (黄宝珍); 查账: 方纪 (王惠平), 柳慧 (刘慧妹)。

图中包括 -- 编委: 周彤 (区庆芳), 方山 (李其木), 健予 (许桂玲) 以及雪隆区联委。

หมู่บ้านจุฬาภรณ์พัฒนา 9

这里是世界各地游客前来观光、休闲、访问的好地方
这里有一片一望无际的世界级的环保的大森林。
这里有一个近百公里的美丽的大湖泊。
这里记载着马共半个世纪游击队活动的史迹。



หมู่บ้านจุฬาภรณ์พัฒนา 9 (เขื่อนบางลาง) CHULAPORN 9 VILLAGE (INSIDE BANG LANG)



บริษัท จี.บี.แอล จำกัด
绿色邦朗有限公司
G.B.L. CO., LTD.
電話號碼 006673-360603-4

泰国南部——合艾联络处：康乐旅游社。(联络人：方奔)
Agent Hatyal: **BIGLOVE TOUR (MR.TEE)** 074237046, 247657, 081-5992095

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

特刊目录

图片 —— 2页

赠言：阿成 / 阿敏

交心与祝贺：四海 / 方山 / 21世纪联谊会等

- | | | |
|-----|------------------|-------|
| 1. | 前言——会长一民 | 1-4 |
| 2. | 会务简报 | 5-6 |
| 3. | 本会宗旨和章程 | 7 |
| 4. | 有关筹建纪念碑和文物馆的经过 | 8-11 |
| 5. | 会员名表 | 12 |
| 6. | 第一、二届理事人名和照片 | 13 |
| 7. | 第三届理事人名和照片 | 14 |
| 8. | 第四届理事人名和照片 | 15 |
| 9. | 会员简历 (提供简历者40多人) | 17-76 |
| 10. | 触景生情 (影相之页) | |
| 11. | 商业信息 (广告之页) | |
| 12. | 证信录、后记 | |

出版者：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

承印者：POLAR VISTA SDN. BHD.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

非卖品

前言

合艾光荣和解协议后，至今已过了十七个年头了。我们邦朗和平村全体村民，也按协议规定各自分得橡胶芭和建了屋子。现在橡胶芭也开割了。可以说全村村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块耕地和屋子过着安定的生活。同时我们的4个和平村（即第9、10、11、12朱拉蓬公主村）的留泰同志，其中200多位未有公民证件者，也在2005年初，由泰政府正式发给泰籍公民权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留泰同志都享受到和泰国出生的公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当然，我们同志将是安份守己、与人为善，以服务社会的。

并且，我们邦朗村的全体留泰公民都已经拿到泰国护照5年或10年期，可以自由的出国旅游与探亲。但是，唯独属新加坡泰籍同志至今还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探亲旅游，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公平和十分愤慨！生於斯、长于斯，被赶尽杀绝，天理何在。

邦朗和平村自2003年开始，就正式被泰国政府纳入也拉府属下的一个行政发展单位。

因此，村内的一切行政和发展都由当局处理，例如，按政府条例选举正副村长和发放津贴金以及其他发展经费等等，都是得到政府的适当关照，包括提供村内的饮水、道路设施、电力、电话等。

邦朗和平村，也在2000年间筹备注册成立了由村民参股的旅游公司。同时也得到泰国中央政府旅游局的重视并计划准备将泰南邦朗湖及水力发电站，联同本村形成一块旅游景点，成为一个旅游发展中心。因为这里有着一片广阔又是属于世界级的原始大森林，并有着近百平方公里天然风景、环境清幽的邦朗大湖泊。再加上属马共游击队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活动的历史事迹，在村内建设了一座武装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馆，拥有战争年代各种书籍、医药器材和各类武器标本等等，以及一座宏伟的烈士纪念碑。所有这些，在在都可供游客观赏、游乐甚至探索时光隧道。

事实上，在邦朗村成立注册了旅游公司之后的第一年，即2002年间，由新、马、中国和印尼，以及本国来的游客，就有近千人了。在第二年2003年也有近五、六百游客到村来游乐。但是，在2004年后因泰南局势出现问题，因此，旅游业大受影响，甚至处在半停顿状态了。其实，影响所及，可说对泰南的整个原本美好的旅游发展事业，一时就被搁置起来了。

2003年间，在村内就有一民、南方（已故）、木成、张峰、秀芳等几位老同志发起筹组老人康乐会（现为乐龄康乐会），很快的得到全体乐龄的同志们热烈支持和参加，并在同年10月30日在村内举行一个盛大隆重的开幕典礼了。这是村内原马共老革命和老战士发扬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崇高精神，所成立的既能联络感情，又有文娱健康活动的一个组织。



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全体会员在2007年农历新年元宵节自由餐会合照。



本村学生到外府光中公学就读中、小学。

后排左：刚刚、小林、小龙、朋朋、宝宝、明义、素文。（后面家长小宋）

前排左：阿喔、小其、中泰。（全部父母亲都属乐龄康乐会会员）



会员大光亲属（马来西亚）到访参观村内历史文物馆（2004年）。



和旅客一起开个联欢会。



朱拉蓬公主坐直升机莅临邦朗和平村。



朱拉蓬公主在大课堂接见村领导和村民。



军官参观历史文物室。

会 务 简 报

(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理事会)

邦朗和平村的乐龄康乐会（原是老人康乐会），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成立的一个村内组织。2003年间，人们已明显感受到，一方面村内的中老年村民有需要进一步组织团结起来，以便提供更好条件，能使老年村民过着活跃、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配合本村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当时就由村内的几位中老年村民发起组织成立乐龄康乐会，即由一民、木成、南方（已故）、张峰、秀芳、永恒、志华等7位发起人进行工作。不到3个月内就得到村内所有中老村民的热烈支持，可以说全村的中老村民都参加这个组织了。就在2003年10月30日在村内的大礼堂，并在各方代表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

在2004年间，本会也为会员举办过学习泰文基本会话课程，和练唱泰国歌及泰皇颂歌等活动，为会员准备申请泰籍的简单考试会话。同时也由会长南方同志（她是部队中的医务员）主讲过多次有关老年同志卫生和健康的课程。同时也成立了歌咏队，开展康乐活动节目。

当时的理事会也规定，每月举办一次同月出生的会员生日祝寿生日蛋糕礼、唱生日歌的茶会活动。有同志说，他一生参加革命付出青春和重大牺牲了，今天才有机会在康乐会为他主办第一次生日祝寿礼，实感到安度晚年的欣慰呀！

凡是有亲友或旅客到村访问旅游时，本会的歌咏队与舞蹈团的会员，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和旅客尽情的开个联欢会，使旅客感到宾至如归，心情舒畅。

现在本会也定出逢星期四、五为文娱活动日，即歌咏队练歌和听看电视转播光碟节目，如中国出版的《弟子规》和蔡礼旭教授主讲的《传统文化，构结和协社会》及养生保健节目等。

为贯彻本会宗旨之一——外出旅游增闻广识。我们先后也有组织会员到大马和新加坡去旅游。在去年也得到回马同志21世纪联谊会的邀请，组织一批近二十位会员参加槟城举办的盛大集会，也被邀请在大会上演唱歌咏节目，增进了回马同志和我们留泰同志的情谊。

本会成立以来每年都在华人传统节日里举行联欢会和向全体会员送礼等活动，如农历新年、元宵、中秋节，举办自由餐会。给全体会员分发年糕和中秋月饼等。在今年还向80至86岁高龄会员拜年送礼。祝他（她）们健康长寿，照相留念等活动。

本会的财政收入是每位会员缴交月费20铢外，还得到个别会员，和来自一些新加坡的旅客的捐款，如去年至今就收到4位新加坡友人捐款35,000铢；另一位捐款1,800铢，还有一位捐100元 = 2,200铢。还有4位新加坡友人捐来一架全自动的洗衣机。谨此向他（她）们表示十分谢意。

本理事会也很关心有病的会员同志，如有会员因病进住医院，必当关心探问，也会派代表买水果饮料前去医院探病或送上100铢慰问金。如有会员不幸病逝，规定要送上花圈和捐款500铢帛金，同时也动员会员去送殡。

本会自成立至今就有6位老同志会员不幸病逝了，他（她）们是：南方（本会发起人，第一、二届会长）、黄胜、老叶、建华、国华、怀冬同志，谨在此表示沉痛哀悼，和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另外，会长一民同志著书《个人历史回忆录》，本会会员共买去31本得捐款2,480铢，交来本会。（即每本售卖160铢的一半 $80 \times 31 = 2,480$ 铢）

（2007年）

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

宗旨和章程

2003年8月15日通过

宗旨：

发扬中老年村民的团结，互助友爱，交流感情，开展各种健康文娱活动，体育健身活动，互通饮食营养经验，为增闻广识，开阔眼界进行外出旅游活动，促使老年同志延年益寿，创办老同志福利事业。

章程：

会员资格：

- (1) 凡50岁以上定居本村村民都可以参加。
- (2) 会员每月缴纳会费20铢。

组织原则：

- (1) 每年年初召开会员大会选举理事八位；查账一位。
- (2) 理事会产生正副会长二位，财政一位，总干事一位，文体二位，理事二位，查账一位。
- (3) 每月召开理事会议，必要时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 (4) 理事会成员应具有为会员服务精神，不领取津贴，公干费用一切按节约原则处理。
- (5) 所有表决都采用简单多数通过为原则。

会员权利和义务：

- (1) 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 (2) 会员有义务维护本会声誉和宣传本会宗旨以及发展新会员。

财政管理：

- (1) 理事会每月初要公布上个月财政收支报告。
- (2) 每年全体会员大会上须做年终财政收支总结报告。
- (3) 所有财政收支必须有单据证明。
- (4) 所有财政开支只能用在会务活动方面。

其他：修改或增加本会章程条文，必须由会员大会通过。

有关筹建

纪念碑和文物馆

的经过

2001年间由旅游公司代表、协委代表和村委代表联合发动一项扩建大型的历史文物馆的筹款工作积极展开，得到村内外同志、回马同志和各友好人士大力支持下，共筹得款项180多万铢，一座新的能够反映原马共几十年来武装战争历史文物

馆筹建工作顺利完成。

2003年2月2日一座有冷气设备大型壮观的历史战争文物纪念馆正式举行隆重盛大的开幕典礼。

当日被邀请参加新的文物馆开幕典礼剪彩的贵宾有原马共中央代表阿海、拉昔·迈丁、和也拉府尹马先生、县长以及勿洞市长等共5位。同时，到来参加典礼的贵宾还有地方政府高官，警长和警卫队，医院院长、医生和护士，水坝局长，环保局长，电力局长等人。

当天参加盛会者包括村内外同志贵宾群众代表等共有500多人。从此村内旅游事业就开始兴旺发展起来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到3年后因为泰南局势发生变化，影响整个旅游业和村内经济的发展，甚至整个泰南旅游业也处在半停顿状态。

以下是第9村筹建新历史文物馆经过简报——

在1997年底，领导阿和同志在村委会上正式委任3人小组即一民、刘武、老韩负责进行筹建村内战争烈士纪念碑和历史文物馆的工作。

接着在领导阿焰和阿和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村委同志的通力合作下以及全体村民的大力支持下，并在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援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纪念馆和文物



筹建烈士纪念碑3人小组即一民(中)、老韩(左)、刘武。

馆都顺利的建设完成了。并在1998年6月20日正式由4位领导老谢、阿焰、阿和、拉昔·迈丁同志主持开幕仪式,当天还举行包括全体村民参加的、严肃肃穆的向烈士敬礼默哀仪式。同时,有关全部筹建款项的收支账目报告也交给阿和同志。至此,筹建纪念碑和文物馆的工作小组也就宣告解散。

由于上述文物馆的屋址太小,而历史文物又很多,有许多参观友人都向我们建议,应该重建一间较大又能够充分反映原马共几十年武装战争的光辉史迹内容的文物馆。

在1999年间领导阿和同志决定并在村委会上也得到全体村委的同意下再次委任一民和刘武两人继续进行筹划重建一座新的文物馆,同时阿和同志又以协委名誉再拨款20万铢,而村委也同意将村办存款拿出20万铢共40万铢,当做重建新馆的经费。当时也只是按40万铢进行建造新馆吧了,其规模只有现在新馆的四份之一而已。接着我们已接洽好承建商准备开始动工了,可是当时年底是雨季,到处浸水,连进村大桥都水涨至3米高,村内外一切交通都断绝了。由于大水妨碍建筑材料运回村内,因此,建新馆工作被迫停顿下来了。

在2000年间,村内村民合股成立了9村邦朗股份旅游公司。后来,旅游公司又和协委签定了经营筹建新文物馆合同书,当时是由一民和刘武代表和旅游公司签字,继续进行筹建一间比原来计划要建的文物馆较大和有规模的历史文物馆。即现在所建设完成的文物馆。



在2001年间,为了更广泛的进行筹款工作,当时由3方代表即协委工作组、村委、旅游公司倡议发动了筹建新文物馆基金。很快的得到回马同志的大力支援和村内外同志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持,共筹得款项180多万铢。

新文物馆在2001年底顺利建成。当时,为使馆内外各项工作装设顺利完成,旅游公司正式委派助理经理志毅同志参加筹建小组工作,即筹建委员会共3人:一民、刘武、志毅,由于更加积极进行筹建工作,因此,历史文物馆能顺利建设完成。

在2003年2月2日新文物馆正式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典礼。邀请各方宾客包括内外村民共500多人参加。当天也动员了50多位村民义务参加招待工作。开幕仪式顺利举行。

到此,文物馆建设工作已完结。文物馆筹建委员会3人因此向协委提出结束本小组工作。

今后,文物馆如要继续发展建设,应按照协委和旅游公司所签定的经营合同书进行。如有必要可再加签定补充协议书。

(9村文物馆筹建委员会稿)

[附] 速记:



第9朱拉蓬公主村

历史文物馆陈列馆开幕典礼

(2003 - 02 - 02)

开幕典礼程序:

- 一、0800 - 1300: 全体与会嘉宾及工作人员到接待处签名报到。(兵营处)
- 二、1000 - 1230: 来宾用餐。(分金叶餐厅和小店两处)
- 三、1230 - 1300: 来宾按座入席。(在大课堂)
- 四、1300:
 1. 司仪宣布仪式开始 (CHANWIT/晓红)
 2. 9村协委工作组代表讲话。(前方)
 3. 贵宾讲话
 4. 领导人讲话
 5. 筹建委员会代表作陈列馆筹建过程及今后发展简介
(继业)
- 五、1400
 1. 请贵宾及嘉宾到陈列馆前就座
 2. 司仪宣布剪彩仪式开始
 3. 剪彩仪式

剪彩人:

 4. 请贵宾及嘉宾依次参观陈列馆
- 六、1600 开幕典礼结束

开幕典礼组织委员会

总负责人: 一民

负责人: 刘武、志毅、林东

第9村文物馆开幕仪式概况

- (一) 当天来自各方的参加人数有500人。
- A. 中央代表：阿成、拉昔同志两人。
- B. 省长、县长、勿洞市长、区长、森林局。环保、水利局。水坝、警方、贺村长等官方人员有50多人。又贺村村民有40多人。
- C. 友谊村，5个村约有60多人。
- D. 公主村10、11、12村有70多人。
- E. 大马同志包括一些游客有70多人。
- F. 也拉友好商人15人。
- G. 本村第9村内外约200多人。
- (二) 参加剪彩者：中央代表阿成和拉昔同志。省长、县长、勿洞市长。
- (三) 县府有派保安团到现场，本村军人也参加保安工作。
- (四) 邦朗水坝派来一辆医护车有医生和护士服务。
- (五) 官方代表和官员五十多人到金叶餐厅用午餐。其他全部参加者以自由餐饭盒和茶水招待。
- (六) 进村参加典礼的各种车辆约有40多辆。
- (七) 全部典礼仪式费用详细另列。
- (八) 当天村里小店卖药材和食品饮料生意有两万多铢。
- (九) 当天因省长迟到一个半钟头又逢下雨，有一些参加者提前离村，因此有影响大会参加者情绪。但总的来看，整个庆典仪式过程是顺利成功的。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 (十) 当天动员参加义务工作人员共有50多人。（包括村民、老师、小学生）
- (十一) 有两辆警车护送省长进村。



邦朗村乐龄康乐会 全体会员表

注: 本会于2003年成立,至2007年会员如下(按入会先后)

1、一民	22、刘武	43、激流	64、东风
2、木成	23、阿清	44、老洪	65、阿进
3、张峰	24、阿玉	45、雪山	66、阿猜
4、南方(已故)	25、华伟	46、秋红	67、阿婷
5、秀芳	26、阿铁	47、华英	68、源茂
6、永恒	27、小明	48、阿日	69、阿花
7、志华	28、小坚	49、稳步	70、田民
8、友谊	29、小华	50、永新	71、叶林
9、阿东	30、怀东(已故)	51、高山	72、林源
10、翠月	31、顺琼	52、德水	73、自如
11、老韩	32、承坚	53、纯真	74、丹青
12、阿坤	33、志毅	54、大光	75、林海
13、大山	34、纪恩	55、恒心	76、远征
14、毅勇	35、国华(已故)	56、忠怀	77、林华
15、建华(已故)	36、江云	57、水源	78、少玉
16、秀辉	37、黄胜(已故)	58、阿山	79、秋焰
17、阿富	38、丁龙	59、阿英	80、永革
18、素英	39、松涛	60、阿群	81、勇善
19、志豪	40、阿芳	61、老叶(已故)	
20、民兵	41、东海	62、陈文	
21、枪林	42、勇前	63、初翔	

历届理事会

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理事会 第一、二届理事会 (2004年——2005年)

会 长： 南 方
副会长： 张 峰
总干事： 一 民
财 政： 木 成
文 体： 秀 芳、永 恒
查 账： 志 华



左：永恒、志华、秀芳、南方、一民、张峰、木成
(现改为乐龄康乐会第一、二届理事会)

历届理事会

第三届全体理事

(2006年)

会 长：一 民

副会长：志 华

总干事：东 海

财 政：志 豪

文 体：秀 芳、永 恒

查 账：素 英

委 员：秀 辉、毅 勇



毅勇、素英、东海、一民、秀芳、永恒、志豪、秀辉、志华

第四届全体理事

(2007年2月起)

会 长：一 民

副会长：志 华

总干事：东 海

财 政：志 豪

文 体：秀 芳、永 恒

查 账：枪 林

委 员：秀 辉、毅 勇



东海、一民、志华、志豪、永恒、秀芳、秀辉、毅勇、枪林

會員簡歷

会员简历一览表

(按提交先后)

村长志文简历(志文同志尚年轻,自述身世)

- | | |
|-----------|-----------|
| 1. 木成 | 21. 枪林 |
| 2. 一民 | 22. 阿群 |
| 3. 南方 | 23. 老叶 |
| 4. 阿东 | 24. 阿进 |
| 5. 张峰 | 25. 小明、阿丹 |
| 6. 翠月 | 26. 老韩 |
| 7. 东海、勇前 | 27. 永恒 |
| 8. 刘武 | 28. 东风 |
| 9. 阿清 | 29. 阿芳 |
| 10. 小坚 | 30. 永革 |
| 11. 阿铁 | 31. 大山、志华 |
| 12. 德水 | 32. 记恩 |
| 13. 阿富、秀辉 | 33. 秋焰 |
| 14. 剑华 | 34. 奕泉、忠怀 |
| 15. 毅勇 | 35. 承坚 |
| 16. 小华 | 36. 稳步 |
| 17. 阿玉 | 37. 丹青 |
| 18. 大光、恒心 | |
| 19. 民兵 | |
| 20. 志豪 | |



邦朗和平村村长志文



佛历2512年12月28日（公元1969年）我在泰国南部素叻府乾沙县颂村出生。我的父母是贫穷农民，我是泰族佛教徒。在我的记忆里，从我懂事开始，我就不断的听到枪声和炸弹声，那时我很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经过父母的解释，我才知道是政府军队和泰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在打仗。政府军几乎天天出动飞机和大炮。炸弹声和枪声震耳欲聋。我们这个村是泰共游击队控制的一个红色乡村，政府军试图通过进攻夺回控制权。我在想，打仗双方都是泰族同胞，流血牺牲也当然是泰族同胞了。可以说泰人自相残杀。那时年纪小的我不明白大人互相残杀是为了什么？

我的父母和乡亲父老本能地知道要继续住下去是不可能的，那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同时村民们也觉得是很为难，到底要站在那一边？一方面若是泰共游击队知道哪个村民给政府军送茶送饭的，那个村民不出三天就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若是政府军知道谁给泰共支持的话，政府军就会迫害他，将他装进麻布袋推上直升机，然后从高空抛落地面惨死。我的一个朋友的父母就是这样死去的，试想，谁还要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生活？

佛历2519年（公元1976年）我们家和村的另外30户村民，相约挥泪离别颂村迁到泰南最南端的也拉府的一个偏远山区，建立起一个新的森林垦殖村，村名是“素叻后裔村”（纪念原是素叻府的先辈）。因为我们村是地处森林边沿，时常有武装强盗到村来收保护费和勒索。要是村民反抗，他们就格杀勿论，村民都很害怕，一到晚上除非万不得已都不敢开门出外。

直到佛历2523年（公元1980年），村的安全才有所好转。因为来了一批新的武装分子，而那些武装强盗闻风丧胆远走了。新的武装分子是什么人呢？可以肯定他



志文、一民、前村长约翰、隆福。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们不是政府军。看他们的肤色和穿着，也不同于武装强盗。他们穿浅绿色军装，腰间皮带有子弹，枪支也是各种类型的，我最熟悉的是他们戴五角帽，帽前有一粒红星。村民认出他们有点像泰共游击队，但游击队员说他们是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看他们雄姿威武，却和蔼可亲，我们军民相处就像鱼水般，那样的好日子，是前所未有的。于是我在佛历2525年13岁时就在马共游击队民运组的宣传鼓励下毅然参加了部队，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部队生活。

到了佛历2533年（公元1989年）马共领导人和泰王国政府以及马来西亚政府

代表经过艰苦协商签定了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50年的马来亚武装革命斗争，实现了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地区的和平。

和平后，我们在也拉府邦朗地区建立了和平村（后来改为第9朱拉篷公主发展村），过着和平发展农业的生活。从我参加革命部队到今年已是25年了，一直以来我都很怀念部队的的生活。部队的大锅饭的香味好像还未散去，同志们的欢笑还长挂在脸上。同志们是这样称呼我的：“志文同志”。

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篷公主村）村长志文

2550年（2007年）8月15日

小宋译



雷末成



1930年12月于中国出生，很小跟父母到新加坡，断续读完小学。中学毕业后在三巴旺一间小学当教师、校长。

50年代英帝殖民主义者要消灭华文教育，大肆逮捕学生领袖、教师、进步左派人士等，当时我逃脱没被捕。我在学生时代就参加地下抗英同盟组织。

50年代初我在地下组织安排下逃到印尼，住了十多年。在这时期当过华文学校教师，做过新加坡和印尼来往走私物品的水客工作。

60年代初马共地下组织在保干的原则下将新加坡一大批非法半非法的公开活动干部撤离，转移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及其他地方。当时组织安排我参与负责撤离干部的重任，当主要交通员，先后将多批干部转移到印尼，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就我所知，转移的干部中，包括一民和贺庆（黄信芳和陈新嵘）也在惊险的情况下带到印尼去的。

印尼反革命政变前的1964年间，组织安排我带领一批同志转渡到苏北准备建立一个交通站，不幸我们坐的的士车在棉兰半路被交警捉住了。警方发现我们身上带有地图文件书籍等，被怀疑是大马特务。

当时由余柱业等领导同志所组织的抗英民族解放同盟代表机构出面，又通过印尼共产党的协助通报印尼总统。据了解，苏卡诺已正式签名可以释放我们6人了，

但当时印尼反动亲美军人头目坚持不放。

1965年“9·30”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政权集中对付、杀害印尼共产党人，又将我们6人转移到首都雅加达中央警署拘禁。当时我们在中央警署内见到关在一起的总统卫队司令，又是印共高级干部革命委员会的领袖温东。后来温东被军事法庭判决死刑。他在刑场高喊共产党万岁口号和唱国际歌，表现出一个英勇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我们被捕时期在牢内受到反动军政头目的严刑拷打。关了三年多。后来我们和外面组织接上关系，又收买牢内上下狱卒官，花了一笔钱，就先后分两批逃走出狱了。

出狱后，组织上安排我继续留在印尼搞经济工作。

我曾经在一间有规模的大藤厂当厂长。

和平协议后到北京见到陈平同志。

1992年回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蓬公主村）居住生活。

在村内当了旅游公司董事长至今。

我是村内乐龄康乐会发起人和被选为第一、二届理事财政。

现定居村内过安逸的退休生活。

一 民（黄信芳）



1934年8月新加坡出生。父母亲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后，在乡村经营小生意失败转业为农民。我是生长在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农民大家庭里，先后有两个母亲，共有兄弟姐妹14位。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新加坡时，因局势动荡，小时候只读过小学和古书，后来在城市工作时再到职业中学补习。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病逝，家庭经济贫困，我和几个弟弟被迫先后走出农村到城市工作当了工人。

1955年我在一间洋老板铁厂当技术工人，因为我们全厂几百工友向资方要求增加薪水而罢工整年，当时资方勾结反动政府出动军警将全体工友捉去警局，并控上法庭被判坐牢三星期，因此罢工失败。

1954年我参加地下组织抗英同盟，从此，走上反对英殖民统治的洪流中。

1956年参加农民协会成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该会就被封闭了。接着我转到该区人民行动党支部活动，同时，被选为支部主席。

1957年至1961年成为人民行动党大芭窑区的市议员和立法议员。在当上市议员时联同支部领导干部积极为市民服务。如修桥筑路改善食水等问题得到市民好评。在当上立法议员时期被委派成为由政府建立的建国队当指挥官，同时又被行动党政府委派5位代表团员之一到北欧三国即丹麦、瑞典、挪威访问一个多月。1961年底因为李集团积极推行由英帝阴谋策划的大马来西亚计划而造成行动党内的分裂局面。

1962年和清祥、绍祖等人重新建立新的政党社会主义阵线，被选为中央副财政和在“2·2”事件社阵中央多位领导人被捕后兼任中央组织秘书职位。

1963年底，以社阵名誉再次中选为大芭窑区国会议员。当中选为社阵国会议员后一个星期，国会还未召开宣誓会议时，李光耀政府就动用大批军警包抄我们住家，当晚因为我没有在家过夜而逃脱被捕，过后我和新嵘一起写信给国会议长要求请假，得到公开答复后逃亡到国外。

1963年底，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逃亡到印尼，流亡共达15年之久。在印尼期间，因为身份非法，同时又被组织安排到马印沿海建立打回老家去的交通站工作。因此，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处在不安定和动荡的情况。我也曾经做过纺织厂、肥皂厂工人，下海当过渔民，养过鸡，做过小生意，可以说，经历过印尼社会各阶层工作和生活的锻炼。特别是经历过印尼在1965年“9·30”反革命政变，反动政权进行法西斯式的血腥镇压，无数的印共和广大人民群众被反动派的屠杀状况。我坚信印尼人民的血海深仇总会得到公正的平反。

1979年离开印尼到香港、澳门一个时期后进入中国。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以地下党团团长身份共6人在中共中央中联部代表带领下在中国访问学习了3个多月时间。在这期间，曾经到过中国各大省市访问学习。包括广州的农民讲习所、北京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刚出土的地下宫殿长陵和定陵（位于十三陵水库区）、革命战争时期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的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地方，同时也到过延安、南泥湾、毛主席故居、杨开慧以及刘志丹墓致礼。还有刚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杨贵妃出浴池，捉蒋亭等等旅游景点。并且，我们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得到当地中共的高干热情款待。

1980年至1990年我参加马泰边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武装游击战争10年之久。到达边区第12支第3中队后，我被安排负责后勤部副主任的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部队的进出粮食物资和处理年终藏粮物资账目绘制简图等工作。同时也要参加运粮物资藏粮工作，有时也被安排去开芭种植蔬菜和木薯等工作。

在这10年内只有两次和敌军相遇过：一次是敌军在进攻我营房和芭场时，我只带队5人和120人敌兵相遇，因为我们处在敌强我弱、不利形势下，没有打响战斗，顺利回到营房驻地；另一次是因为营房被敌军发现及时撤离后，敌军进行空袭驻地，我带队回营房抢背粮食物资时，躲进地壕避过敌机的空袭，全队安全无事。

1989年12月合艾光荣和解协议后下山住在勿洞村临时营房不久后，搬到邦朗和平村居住至今。

1991年到也拉府市经营一间养鸡场一个时期。

1992年回邦朗村筹建自己的房屋和管理胶芭。

1993年、1996年被村民选为村委员，同时被村领导安排到也拉市建立一间邦朗村对外联络办事处，工作了3年多。

1997年回村后被村领导阿和、阿焰同志委任成立一个3人小组即主任一民、联同老韩、刘武负责进行筹建邦朗村的一座宏伟的纪念碑和一间历史文物馆工作。

1998年6月20日纪念碑和历史文物馆落成，并正式邀请中央领导老谢、拉昔·

迈丁、阿和、阿焰4位主持开幕剪彩。当天包括全体村民参加了严肃肃穆的向烈士敬礼默哀仪式。

2000年由村民参股发起组织村内的旅游公司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董事长和财政联络工作。

2001年间由旅游公司代表、协代表和村委代表联合发动一项扩建大型的历史文物馆的筹款工作积极展开，得到村内外同志、回马同志和各友好人士大力支持下，共筹得款项180多万铢，一座新的能够反映马共几十年革命战争的文物馆接着顺利完成。

2003年2月2日一座有冷气设备大型壮观的历史文物馆正式举行隆重盛大的开幕典礼。

当日被邀请参加文物馆开幕典礼剪彩的贵宾有马共中央代表阿海、拉昔·迈丁、也拉府尹、县长和勿洞市长等5位。

当天参加盛会者包括村内外同志贵宾群众代表等共有500多人。

2003年，我们中老年村民组织了一个乐龄康乐会。即由一民、木成、南方、张峰、志华、秀芬、永恒等人发起成立，不到3个月时间，就得到全村的中老村民热烈参加了。并在2003年10月30日举行正式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

乐龄康乐会在成立至今的4年多里，除内部文娱歌咏队、生日会等，保养健康节目外，还有组织会员出外旅游活动。

又在2007年初我得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历史另一面”的朋友们协助出版一本人历史回忆录——《历史的补白》，现在新马大书局出售，同时也得到乐龄康乐会会员和村内外村民积极支持购买。



南方（宋素丝）



南方、阿东。

1930年马来亚槟城出生。当时因家庭破裂，父母分离。

年纪很小母亲就去世了。她和哥哥小时候就寄住舅父的家，并由舅父供养他们读书。

哥哥在槟城钟灵学校读书时，就参加由马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接着也参加抗英的游击队，在一次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南方后来转到槟城的一间修道院读书。1951年中学还未毕业就离校了，成为马共地下组织的一个全职工作者，是当领导的一个交通员。

1956年因病被组织安排去中国医病和学习。当时在北京华侨补习后考入北京中苏友谊护士学院学习。

1959年在北京和刘一凡结婚，住在中共中联部招待所，负责管教马共在中国的工作和学习。当时主要联络人是马共在北京的负责人曾雪虹、老叶同志。

上世纪60年代初，马共中央宣布国内恢复武装斗争的新方针后，她和许多留在中国的同志都坚决拥护和执行马共中央的这一正确决定，并且大家要求回马泰边区

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她和丈夫刘一凡产生分歧，最后分手了。

1971年志愿提出回边区的申请，并由组织安排和一批留中的同志，先到越南学习一个时期后，经曼谷回到边区根据地，参加由阿伦同志领导的三区民运队当医务人员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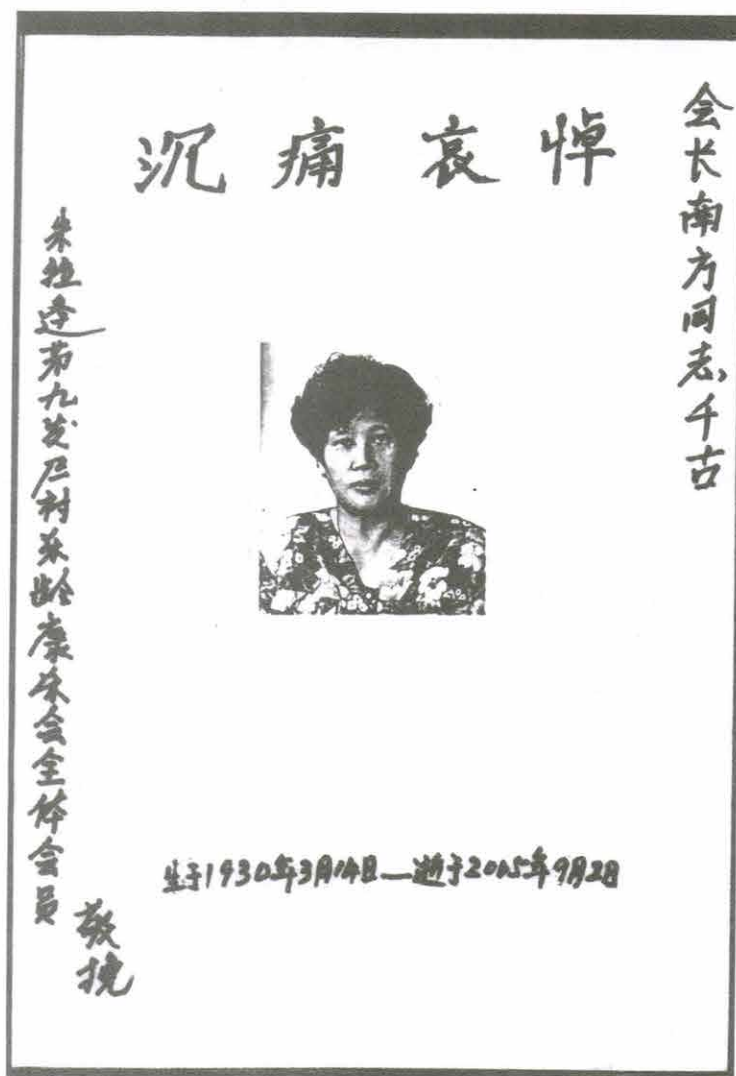
1973年在部队和阿东同志结婚。

1989年和谈协议光荣和解后，下山居住在邦朗和平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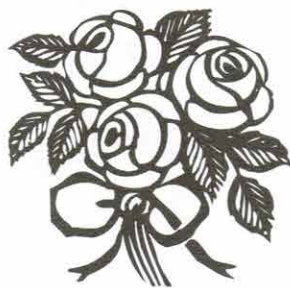
1991年下山初期，也在邦朗和平村联络站的也拉——勿洞40碑办事处教中文补习班一个时期，之后回村退休过晚年生活。

2003年底在村内和一民、木成、张峰、秀芳等人发起组织村内的老人康乐会（后改为乐龄康乐会），同时被选为该会第一、二届会长，也曾经为该会主讲过多次关于老年人的养生保健课程。

2005年初去中国医病，同年5月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在中国去世。享年75岁。按她的意愿，将骨灰盒运回村供奉在革命烈士亭内。



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第一、二届会长南方同志于2005年5月在中国病逝。



阿 东（陈才进）

1928年马来亚槟城出生。当时父母是靠割树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家穷小学还未毕业就没读书了。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1968年在槟城去世。

1944年参加马共领导的抗日地下组织活动。1948年“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又继续参加由马共领导的抗英武装斗争。1949年正式成为马共党员。

1953年被英帝逮捕后驱逐到中国，在中国时被安排在华侨农场工作，当过小队长。同时又当过侨委会一年保安工作。

60年代初我们留中的多数同志都拥护马共中央的决定恢复国内边区的武装斗争新方针，并决心回边区参加武装斗争。

1971年由组织安排回边区革命根据地参加由阿伦同志领导的三区民运工作队。回来后当小队长。

1973年和南方同志结婚。

1985年在执行一次军事任务时，不幸踏中敌人埋下的地雷，严重受伤，断了一只脚，当时在谢新等多位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努力抢救下，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修养后才康复。

1980年初在三区民运队工作时当小队长，也曾经负责接送过多批由中国回边区部队的干部同志，包括接送过一民和贺庆等同志回部队。

合艾协议后，下山居住在邦朗和平村生活。

2005年陪南方同志回中国医病，同年5月南方同志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在中国去世，按照她的心愿，我将她的骨灰带回泰国邦朗和平村存放在烈士亭内。

现在邦朗村靠自己的胶芭收入安度晚年生活。



张峰（叶桂华）



1924年6月23日出生于马来亚吡叻的打巴埠。前后受过长达10年的中英文教育。

1942年2月15日日本法西斯占领整个马来亚后的初期，帮助父亲买卖鲜鱼的生意。1944年初由一位英校同学介绍参加抗日后备队，后来参加了抗日军第5独立队第4中队，成为一位战士。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抗日军下山，到同年底复员。

1948年6月20日之前几天，我同另一位退伍同志一起撤退到一个农村寄宿在其亲人家。几天后，武装部队同志找到了我们，我们马上被带到第5支队第3大队的临时宿营地，我和那位退伍同志就这样当上了抗英民族解放军。当时这个大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打巴、美罗和宋溪东面一带的农村和森林边沿。

到了1948年底，我跟随第3大队主力部队开始长征，经过金马仑高原，抵达梳打附近，同第1大队主力部队和第2大队会师，经过整编后进军吉兰丹的牙拉顶，准备在该处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但在该处只驻扎了大约2、3个月。由于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条件不具备，在1949年3、4月间，我跟随整编后的第一中队转战吡叻州北部宜力和玲珑一带，我是第1中队第3分队成员。第3分队的活动地盘是玲珑到宜力东

面吡叻河一带的农村，到达驻地我被分配到农村做民运工作。

1950年底该带的群众被赶光了，房屋被烧光了。

1951初我被分配带领一个武装工作小队去开展从玲珑到加地一带的民运地盘，一直坚持到1952年底或53年初，才带着一批同志北撤到泰马边境。到达泰马边境不久，我被分配到第12支队的3区的一个民运单位负责主持该单位的工作，大约半年多后，在1959年底，又被调到12支队的四区负责带领一批同志去开展马来族民运地盘工作。

1962年9月第12支队的4区被提升为特区，由中央直接领导，特区成立后，我还是负责民运工作，直到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定为止。

在抗日战争和抗英战争中，我都打过仗，身上多处负伤，就让留在身上的伤疤作为我为马来亚的独立事业奋战几十年的铁证吧！

离开森林后，我和老伴（翠月，见下一篇）定居于泰南朱拉蓬公主第9村，有自己的家园，粗茶淡饭，过着安逸的晚年。

翠月（梁玉兰）



1930年3月21日出生于吡叻州江沙埠。刚读完初小4年级，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在1942年2月15日攻下新加坡，占领整个马来亚。

在日军占领后不久，父亲被抓去遭到毒刑后释放，出来后不久就病逝了。留下母亲、弟弟和我，当时，我们是寄宿在一位烧炭卖的老伯家，周围是马来农村，母亲就开了一间小店，售卖一些杂货，主要是做马来人的生意。就这样直到日本投降，我们才迁移到和丰。当时接触到一些抗日军退伍同志，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

在这期间，由于母亲有积蓄到一点钱，我们就是依靠它来过活，后来弟弟也算长大了，就去割胶，也就搬到市区外去住了。

1948年6月抗英战争爆发后，初期我是以合法身份去联系一些群众和收月捐，当时联系我的是一位区委同志，因此，我也负责公关工作，从江沙带信到端洛。由于被一个叛徒出卖，那位区委同志被预先埋伏好的敌兵开枪击毙。由于该叛徒认识我，我只好暂时离开原来的活动地区。

不久后，一位新来的区级干部跟我联系上了，他约我在1952年6月10多号到达一个地方开会，我按照他的交代去办，可说是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接上了头。

那位区级干部是从武装部队出来的，来时带有10多位武装战士，他和我，还有一位同志开会时，那些战士就负责警卫工作。到6月20日那一天，会议结束，工作也布置好了，准备分别。刚好是“6·20”，当地民运安排好，在一间马来群众的屋子开联欢会，该间屋子是高脚楼，我们是在楼底下开着大光灯来开联欢会的。

由于个别马族群众的告密，敌人得到了准确情报后，在天刚黑时就派兵潜伏到会场对面的斜坡上埋伏。到开完联欢会，大概是10时左右，那位区委干部和两位同志去到敌兵设伏下面的小溪里洗澡，刚脱下外衣裤时，一位留在当地做马来群众工作的马来同志走向那位区委干部说，他要先回去临时宿营地。话才说完，敌兵的排火就扫过来，该位马族同志当场中弹牺牲了。

枪声一响，我就伏下，爬到羊棚底下，刚好那位区委干部和另外两个同志沿着小溪旁撤退时，我听到他们走路的声音，就小声叫喊，说我在羊棚底下。他们就叫我过去，发现我的左肩背面中了弹，流血不少。他们就扶着我走，一直走到天亮才到达大芭边，到了大约9点多，回到部队临时宿营地。同志们马上替我清洗伤口和包扎好，吃了点东西，在午后1时左右，由3位同志把我送到另一个专门护理伤员的小营地。我就是这样参加了抗英民族解放军。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经过了2、3个月的治疗，伤口刚愈，我就被分配到一个民运工作组去开展新地盘。这个工作组由8位同志组成，7位是女的，只有3支短枪和两颗手榴弹，一位男的，配有一支来福枪。当正副中心的是2位参加队较久的女同志，其他5位（包括我）都是新的或较新的同志。

我们这组人要去开展的那个新地盘是由那位男的负责带路，因为只有他才熟悉该处森林。大约跑了7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是一个伐木区。当天我们就见到了一批伐木工人，向他们宣传后，就征求他们帮助购买一些东西，他们都答应了，我们就离开去找地方过夜。

次日早上，大家都起床了，该位男同志被派去放哨，这个家伙就利用单独一个人去放哨的机会溜走了。这样，我们这7位女同志只好背起包袱走人。

首先，我们到伐木区周围看看有没有伐木工人来做工，在上午8、9点，我们碰到一位正在锯板的老工人，了解情况后，我们请求他帮助带路到公路旁，因为我们回去一定要越过一条公路。这位老人很同情我们，把他带来的半壶咖啡和几粒粽子全部送给我们，然后交代说，等他做工到下午才带我们去，因为白天不能过公路，要晚上才能，而且晚上还有马来自卫团在巡逻呢。

到了下午，他就放工，带我们翻过一座山到达一个在公路旁的小胶园。他告诉我们，说在公路旁有几间是华人住的屋子，屋子面前就是公路，要小心，说完接着就离开我们了。

我们等到天黑了，就慢慢地摸索到那几间屋子，见到屋主，但他们都很害怕，一直叫我们走。本来我们想从他们那里拿到一点粮食，结果什么都没有拿到。只好冲过公路，到达对面进入一个大胶园。

真是大海茫茫，不知从何处走，只好背着公路向前摸着走，走到了一个小矮青芭就休息下来，那时是下半夜了。工人也来割胶了，发现周围都是马、印族工人，只好躲在矮青芭里，一直等到中午，工人都收完胶回去了，我们才出来继续往前走，恰巧碰到一位打柴卖的老伯，我们向他宣传后，就问他去大芭的方向在那里，他告诉了我们去的方向，而且还说从这里去不远了，真的，我们跑了不久就望见大芭了，当然，这时是多高兴呀！

我们走进了大芭，天将黑，只好在半山腰找个地方过夜，当时刚好下着小雨，我们在过夜点上面挂起原子布，地面上铺上原子布，什么都没吃，昨天拿到的几粒粽子早已吃光了，只好饿着肚皮去睡觉就是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床，收拾好东西就开跑，走到一条小溪，停下来煲了一点红豆汤吃，红豆是从伐木工人那里拿到的。不多，只够7人煲两次而已，我们只吃一次，剩余的准备留下给路上生病的同志。

吃了红豆汤后，我们就依靠指南针，朝着我们来的方向走，我们不能离开公路太远，这样，就得沿着山腰走，山腰都是斜坡，很难走，遇到小溪就冲糖精来喝，头一两天还可以，接下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粮食，虽然每人都有一把小斧和一把刀，但没有经验，砍柠檬，手掌皮破了，才把树砍断，但森林里大树密密麻麻，树倒时都是压在其他大树的树桠上，下不到地面来。弄不到吃，后来就索性不再砍了。当时什么野果都没有，只靠喝糖精水来充饥。这样，越走越艰难，跑几步就停下来休息。从越过公路的第三天起，处境就是这样。

有一天，不只何故，从早上走到下午，足足走了一天，还是到回原地，也就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是早上开跑的地方。真是气死人了，只好就地再过一夜，隔天早上再向前跑，经过前前后后大约11天的时间，终于回到我们出发时的那个伐木区。

当我们回到时，天将黑，我们只好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去见伐木工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很久没有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家伙出去投降后，敌人就大肆宣传，说我们几位女同志都出去投降了。因此，当地的民运同志就交代他们不要理睬我们。

我们不相信没有同志来活动。于是，我们分头在附近寻找，有些同志到原来收藏粮食的地方去侦察，发现货站已被敌人放火烧掉。就是那个叛徒带敌兵去干的，有些同志沿着小溪去寻找，结果发现有同志活动和过夜的痕迹，这样，我们肯定还有同志在这附近活动。

虽然见到了伐木工人，但他们却不理睬我们，当然也拿不到什么粮食，知道的存粮站被敌人放火烧了，只好喝糖精水来充饥了。

次日早上，我们到运载树桐车的公路旁，躲藏起来，看看有没有同志出来接近伐木工人。不久就发现有两位同志从公路的上端走下来，等到看清楚是我们的同志时，我们就站起来喊，说我们几位女同志是来找你们的。话才说完，那两位同志就散开占领了两棵大树，叫我们放下枪投降。我们听了话后，就回答，说我们没有出去投降，我们是经过怎样的艰苦，靠喝糖精水来充饥，跑了足足10多天才回到来，有几位年纪较小的同志边喊边哭。听

了我们这番话和看到我们个个面色苍白，那两位同志终于消除了对我们的误解，前来跟我们接头，并带我们回部队去。

回到部队后，由于只靠糖精水来充饥，又天天长途跋涉，爬山越岭，个个都骨瘦如柴，部队负责同志把我们留下来，让我们修养了一个短时间，身体较好了，我就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去做民运工作了，一做就是好几年，一直到1957年6月底，我就跟随在该区活动的全体同志一起北撤到泰马边境。

1957年9、10月，我跟随队伍到泰马边区后，不久就被安排到第12支3区的一个单位做民运工作，到1960年初被调到第12支队4区的一个单位去开展民族群众地盘。在1962年9月，第12支队4区提升为特区，由中央直接领导，当时我还是在民运单位做马族群众工作，直到1972年3月间才被调回部队负责管理小队的工作。直到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定为止。

我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几十年，最值得我回忆就是跟几位女同志一起，以坚强的意志同生死搏斗这段经历，也许有人要问：你们是用什么来激励自己的？说起来很简单，要做到就没那么容易，那就是遇到困难时和在每晚睡觉前就大家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团结就是力量”这两首歌，就是这样，我们终于胜利了。

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定后，离开森林，出来定居于泰南也拉府朱拉蓬第9村，同老伴（张峰）过着安逸的晚年。



东海（周源发）

1936年马来亚阿罗士打港口出生。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马来亚时，因为家穷无法抚养，母亲割爱将我送到阿罗士打市区一位朋友处当人家的干儿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逃出干爸的家过流浪儿生活。在这个时期，当过卖油条童工，也当过沿街叫喊“捧面食”的孩童工作。

和平时期，姐姐已参加马共领导下的妇女会、青年团的活动。我也经常跟姐姐一起去看热闹。从此就认识许多抗日军的老前辈，对

他们很敬爱。1948年“6·20”英帝实行紧急法令，并大肆进行逮捕工会、妇联等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青年或左派团体的领导人，都在马共组织下转到农村进行秘密活动。

当时我在姐姐的帮助下引下一一起去收集粮食和其他物品支持部队，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姐姐被捕后遭驱逐出境。

1950年我被调到吉、槟联委会8支司令部工作，学习和当警卫员。在这个时期也经历过英帝的所谓“剑”行动的大规模向我军进攻围剿，我们这支队伍

全体指挥员都可以说经历过这次十分严峻残酷的考验。1955年参加机关队护送陈平等领导人去勿洞准备谈判，这时我是当警卫员之一。华玲谈判失败后又跟随机关队北上到8支地盘昔罗。1960年中央宣布“积极坚持，稳步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又随中央机关队到10支地盘，参加的第一、二党校学习。后辗转回勿洞地区参加第3党校工作。1989年合艾和谈成功后，部队下山。可以说，从上队至下山，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的森林游击战争长达41年之久。

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现在经营自己的树胶芭，过着安定的生活。在村内有参加乐龄康乐会，被选为第3、4届理事总干事。在积极为本村中老年村民战友服务工作中，作出自己的努力。

1968年在机关队和战友勇前同志结婚，下山后生了一个男孩名叫龙龙，现在一间泰、华学校读书。下山后我有去中国探亲，姐姐住在广州，她也有来过和平村。



勇前、龙龙、东海（一家）。
（摄于邦朗和平村家门前）

刘 武

我名叫刘武，又叫阿南。出生于1933年吉打居林三巴央。客家人。

1941年日本侵略马来亚初期，家被所谓“华侨抗日军”强盗抢得干干净净，家人全被毒打，并被用胶屎烧烫，尤其是父母受伤特别严重。

1942年初由于敌奸出卖，父亲被日本法西斯抓去，毒刑后被杀害。从父亲被杀害后我就流浪2、3年，才打听到打日本的抗日叔叔。

194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负责甘榜牙兰到华玲市区为秘密交通员工作，每天脚踏脚车数十英里，早出晚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我被编进第8独立队特别小队当司令部警卫员。抗日军复员后，在槟城当市委秘密的交通员约2年多。

1948年初，被派到华玲农村工作。1948年6月20日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在华玲部队——抗英民族解放军独立第7分队任第4小队长。

1949年初，到吉打中部参加南下部队当司令部政委通讯员。1950年初，重回吉打中部负责第8支队司令部机关队指挥部工作。1955年带领一个小队同志护送阿焰同志到勿洞中央机关队后，护送华玲谈判代表团去华玲进行和平谈判。

华玲谈判破裂后随机关队转移到8支地盘，约在1956年，带一个小组开展泰村地盘。

1960年，阿成同志从国外回机关队，他宣布“积极坚持，稳步发展”的新方针。我随机关队开到第10支队马来地盘参

加第一、二党校学习。党校结束后，机关队转到勿洞地区和12支司令部机关队合并。

1968年“6·20”战争20周年，部队举行盛大庆祝大典鸣炮20响，我有幸参与甚盛。1969年机关队被几架敌机有目标轰炸，部队全体战士英勇还击，对空作战，打伤敌机数架。

对空作战后，机关队搬到“胜利”营房，驻上十多年。1989年在红10月营房，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接受我方代表团与对方商定的合艾和平协议。三方在合艾签定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战争。下山后，住邦朗和平村过安定生活。

刘武：

原名刘记生，1933年出生于吉打州居林三巴央。1944初参加抗日后备队，1945年中任公开交通员。日本投降后，调到8独司令部任警卫员。1948年6月，当流动队队员，8月调回部队当小队长。1949年调到8支司令部任警卫员。1951年任小队队长，1952年负责指挥部兼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调到中央机关警卫队任小队长，1961年负责指挥部工作，1964年中央和机关警卫队建立党委会后，任党委会委员。

1949年5月参加党，1961年被提拔为区委，1969年6月被提拔为区书，1973年8月被提拔为候补州委，1980年6月被提拔为州委。

阿清（陈秀珠）

1937年5月，在马来亚吉打武吉牛仑出生。

1948年抗英战争爆发后，当地全部村民都被赶进集中营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我的家人也同样遭殃。

1950年哥哥17岁先上队。

1954年我17岁时也跟着上队了。之后，父母亲被英帝驱逐出境。

当时我参加第9分队，部队因缺粮，同志们都因为饥饿，吃到有毒的木薯中毒，我也中毒过，幸亏没有同志死亡，后来我在部队自学中医针灸当土医生。

1955年我被调到机关队当过两个小队队长，并一直在机关队当勤务员10多年。

因为敌人经常进攻我们的部队，甚至有时是进行地毯式的向我们轰炸，我们部队一直过着极流动不安的生活，也使我们长期缺粮挨饿。可以说我们什么苦都吃过了。

边区根据地建立后，环境转好。

1989年合艾和谈协议后，我跟着部队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和老伴（刘武）过着安定的生活。

我们有领养一个男孩，现已15岁了，就读一间泰华小学校后转入一间职业学校。

现在我在村内也为村民、群众或旅客针灸行医赚点生活补贴费。我是村内乐龄



康乐会的积极会员，当新、马或中国到来的亲属与旅客进村时，大家在欢迎远方来的客人之余，还会同客人联欢，共度快乐时光。

阿清：

原名陈秀珠，1937年出生于吉打州中部武吉牛仑的二廊农村。少年时就受尽苦难，家人被英帝迫害，被赶进集中营。父母被捕后，后来被赶出境到中国。从1951年起，阿清在集中营里为组织买办、送粮、送情报等。1954年2月参军，同年8月调进8支司令部机关队，任警卫员兼勤务员。1955年11月调到中央机关队警卫队，任警卫员兼勤务员，1957年被提拔为小组长。1964年以后，部队不断发展扩大，吸收了大批新战士，其中有不少是女战士。由于缺乏女的基层干部，阿清当时就兼负两个女战士小队的队长，后来培养了一些女新战士，逐步成长起来，能担任小组长或小队长等职务，才卸下另一个小队长的兼职。

1958年10月20日成为正式马共党员，1973年被提拔为副分队长，1980年6月被提拔为分队长，1989年1月被提拔为候补区委。

小坚（陈叶）



1929年5月，在马来亚古莱出生。因家穷只读过2年书。

1942年日本侵略马来亚时，参加当地马共领导的抗日第4独立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复员。

1948年“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回部队，在古莱地区参加过5、6场战斗。

1949年北上准备参加支援牙拉顶解放战斗，因在半路受阻又撤回彭亨，当时编入由振南指挥员带领的26中队，改编后打过多次战斗，打死打伤一批红毛敌兵。

50年代初打过多次战斗，包括在彭亨的文冬、都赖等战斗。60年代前后，在机关队中当过陈平、陈田等领导人的警卫员，也当过负责人马民的警卫员。

52年参加由马民指挥员带领的队伍北上，当时也准备伏击投敌叛徒蓝瑞，没打成。

1955年华玲谈判前参加护送阿焰、陈平等领导人到边区勿洞根据地。华玲谈判失败后被调到昔罗第8支队工作一年多。当过带队指挥员。

1960年新方针后，在机关队当勤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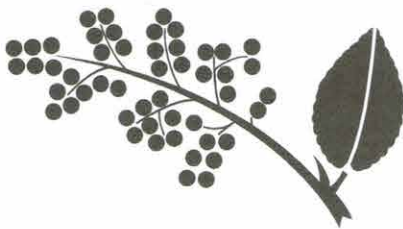
1976年在3区打过泰兵和“蒲罗”强盗的战斗。

1980年回机关队当警卫和勤务员。

1976年在3区和战士秋焰结婚，下山后她到陶公府教华文小学至今。

1989年合艾谈判达成光荣和解协议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按协议分得15莱胶芭和建一间屋子。

现在下山10多年，胶芭也已开割，有一定收入，在村内生活过得安逸。在村内有参加旅游公司和乐龄康乐会，该会也为我主办过生日蛋糕礼。



阿 铁（陈锦丰）



1929年2月，在中国潮州出生。

1934年跟父母到马来亚吉打牛伦乡村居住。读过3年书。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马来亚时，我才10岁出头，就当马共领导的抗日军的小情报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复员。

1948年“6·20”英帝实行紧急法令，抗英战争爆发，马共在当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我参加部队，成为一名游击战士。

1951年在牛伦地区组织抗英保卫团，打过多次防御战。

1952年参加第9分队和殖民军展开多次战斗，打死打伤一批敌人。

1953年尾正式成为马共党员，跟机关队北上昔罗，第8支队驻扎在芭边准备谈判工作。当过陈平、阿焰、阿和、西迪、迈丁领导人的警卫员。

1955年华玲谈判失败，撤回昔罗8支地盘。一路上经受过饥饿的考验。这期间打过多次战斗，打死打伤多个敌人，我们也牺牲了一位好同志。

1960-70年代，在3区参加过以阿伦同志为首的民运指挥部，打过敌军和“蒲罗”强盗多次，不幸在一次大量埋地雷时不小心误踏自己的地雷，全身严重受伤，差点牺牲了。当时小华等多位同志日夜赶路将我背回机关队，在多位医生抢救下，经长时间医治后才康复。现在我身上大腿等多处还存伤疤累累。

1989年，合艾和解协议签署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按协议分得胶芭和一间屋子。胶芭开割收入不错，生活安定。在村内参加旅游公司，也参加乐龄康乐会。该会也为我主办生日庆，切蛋糕和唱生日歌等、让我确实感到安度晚年的欣慰、

我曾回马和去中国探亲多次。



德 水

1933年，在马来亚吉打爪夷村出生。当时因为家境贫困，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父母亲是靠割胶维持一家的生活。父亲在日本投降后因为得了毛丹病，不到50岁就病逝了。当时靠母亲养活一家大小。我和弟妹自小就会割胶帮忙家庭了。

1950年英帝殖民主义者开始实行新村制，将所有村民集中起来，实是变相的集中营。

当时马共领导人民起来反抗，并组织村民烧集中营，我也参加烧集中营的活动。

这个时期马共也在当地

组织工会和妇女会的活动。

1951年我已是由马共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的一名游击队员了。当时我也有参加过多次的防御战斗，打死打伤一批红毛兵和辜鲁卡兵。我们夺得一批武器弹药，壮大了队伍。

1953年我被调到机关队第5分队，北撤上勿洞。在敌军不断的追剿下，我们又缺粮，可以说当时我们全部战友都经历过人间难于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森林战斗生活。

1955年跟随机关队护送陈平等领导人准备去华玲谈判，部队驻扎在芭边，华玲

谈判失败后又北撤到8支地盘昔罗，接着也参加护送陈平同志等出国。

1960年党宣布新方针后在机关队参加学习和当警卫员10多年。

1968年和纯真结婚，她是边区人，当时有参加青年团少先队，妇女会等活动。

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我们也领养一位男孩，现13岁，就读一间泰华联合小学。

现在靠割胶过生活。一家3口过着安定的生活。下山后，老母亲从大马来过勿洞见面一次，而后病逝；现在只有一个妹妹和外甥儿等亲人，我曾回马探望他们。



纯真、德水、刚刚（一家）

阿 富（伍 载）

1930年1月在马来亚吡叻布先乡村出生。父亲在锡矿场当杂工，母亲是淘洗锡米的“琉琅女”。

1948年“6·20”抗英战争爆发，随母亲当民运支援解放军。

1950年上队，51年入党。1953年跟随中央机关队参加过多次战斗。

1958年因病出国医病和学习。先在北京学习文化，后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和爆破技术。

1964年回泰国，到达边区后参加根据地中央机关队当警卫员和负责对10支马来队的交通工作。

1974年中被调派到第10支队参加指挥部工作，主要负责兵工厂和在10支兵工厂研制爆破和地雷工作。有研制过多种地雷，如：石雷、铁雷、连环雷、天女散花雷及爆破筒等。当时敌人听到我们部队的各种地雷的强大威力，都吓到胆战心惊。

在10支和秀辉战士结婚。

合艾和平协议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蓬公主发展村）。按协议分得胶芭和一间简单房屋。

胶芭已开割，收入不很好，因老年多病花了许多医药费。

秀 辉

1949年5月在泰国边区勿洞出生。广西人。曾参加马共边区妇女会、共青团、民运队等工作。

66年调到马来第10支队当阿敏、C、D等领导人的勤务。在10支和阿富结婚。

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有领养一个男孩已12岁。就读一间泰、华小学。

在村内，我有参加旅游公司、合作社。同时，也被选为乐龄康乐会第3、4届理事，参加歌咏队等各种活动。



阿富、秀辉和孩子小林在村内。

梁剑华

(生前留言)



1926年马来亚吡叻江沙出生。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马来亚后，残暴地对付人民群众，采取3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我居住的乡村人民就是遭殃。当时我父亲和弟弟都被日本杀害，母亲也因病无钱医治去世。

1943年我参加由马共领导组织的人民抗日军。当时抗日军已发展到有8个独立队。我是吡叻州的第5独第13支队25分队中的一个小队长，也打过许多次战斗，给敌人有力的打击。我们的这个独立队主要活动在加地宜力一带的地区。有一次我带队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一批日本兵，但是后来残暴的日本军队就将整个独木龙村的群众杀光，将房屋烧光，可以说整个乡村都变成一个废墟了，其中有20多个年轻人被捉去毒打后被杀害，还有个别人也被强迫接受当日军走卒。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队伍被指示解散后复员。

1948年“6·20”抗英战争爆发，我和当地的全部同志重新拿起武器向英帝军进行战斗。初期英军疯狂的向我们进攻，战斗十分频繁，我们也打过无数次的战斗，给敌军有力的打击。当时我曾经带队进攻当地的一间警局，打死打伤一批敌军，也夺得一大批武器枪支，壮大了队伍。

1955年华玲谈判时，我们队伍被指示坚守在离会场不很远的大芭边，华玲谈判失败后，队伍撤至昔罗8支地带。当时我是当领导人的警卫员。后来我们队伍撤到边区机关队，我还是当领导人的警卫和勤务员。这时我已是小队长级的干部了，一直当了10多年。

1989年合艾和平达成协议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和老伴（毅勇同志）过着安逸的生活。

（按：剑华同志不幸2004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骨灰供奉在村内烈士亭内。



毅 勇



1946年泰国边区“芽龙”地区出生。

1966年马共的新方针宣布后，我参加当地的青年团、妇女会、甲号民运队。组织上经常派同志到各乡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也跟着一起去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当时许多青少年都受到影响，纷纷上队。

1972年我被调到机关队，在此工作10多年。1969年我和剑华同志结婚。

1989年合艾谈判协议达成后，我们跟着部队下山居住在邦朗和平村。2004年老伴因病去世后，我独自在村内生活，管理自己的胶芭。

2006年至2007年，我被选为乐龄康乐会的理事委员，尽自己的能力为村民服务，做点贡献。



小华（陈坤炎）



1933年12月于马来亚吉打牛场乡村出生。因家境贫穷，只读过3年书。小时候就帮忙家里干活，做过卖鱼小贩。

1948年“6·20”英帝实行紧急法令，大肆逮捕进步左派人士。马共领导人民起来反抗，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因英帝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广大人民，并建立所谓新村制，实是变相的集中营，我们村人民也同样遭殃。为反抗英帝殖民主义者，许多群众都参加马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当时因有叛徒出卖，因此，我全家都受到摧毁了。后来我和妹妹阿清参加部队外，其他亲人都被驱逐到中国去。

1949年我就参加当地马共领导的游击战争，成为一名游击战士。

50年代初，我们部队打了10多次战斗，打死打伤一批红毛兵敌人，夺得一批武器，壮大了队伍。特别是在牛仑打过一次很出名的战斗，后来我得到部队领导给予“模范”称号并带上大红花。

1955年华玲谈判前，跟阿和司令员北撤到边区勿洞。当时，当过陈平同志的警卫队长。

在勿洞边区消灭了一批土匪强盗。也当过11分队指挥部成员。

华玲谈判失败后，在特别机关队当领

导的勤务和警卫员将近10年。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蓬公主村）。按协议分得15莱胶芭和建一间房屋。胶芭已开割了，有一定收入。我在村内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以补助生计。有领养一个男孩，现年13岁，就读小学。妻子怀冬是边区广西人，在2005年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她生前也在机关队当勤务员。早年在边区时参加妇女会、青年团、民运队。是党员。

小华：

原名陈坤炎，1933年出生于吉打州中部武吉牛仑，曾读过3年小学。1950年3月20日参军。1951年调到8支司令部任警卫员。1952年调到第9独立分队任副小队长。半年后任小队长。1956年2月调回8支司令部任小队长。不久后，调到中央机关警卫队任小组长。1969年由中央机关警卫队派去支援12支3区工作，任区委兼第11分队队长。

1954年11月7日成为正式马共党员，1969年6月被提拔为区委，1980年6月被提拔为区委，1989年1月被提拔为候补州委。

注：刘武和小华是专职军事工作的军事干部，参加过多次战斗，曾多次被派出支援兄弟单位执行军事任务。

阿玉（黄雪英）



1934年2月马来亚玻璃市亚娄出生。因为家穷，没有上过学校读书。共有兄弟姐妹9人，排行第4。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马来亚时期，我们全家和全村人民受尽日本帝国主义者严重摧残，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日本投降后英帝殖民主义者又回来马来亚统治压迫我们。

1948年“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当时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保卫团，负责筹募月捐和粮食等物品，支援游击队。

1950年我离家参加革命，穿上军装，成为一个游击战士。当时我才16岁。

1955年华玲谈判失败后，我跟部队北撤，因为没有粮食，一路上挨饿，又吃上有毒的木薯中毒。我和许多同志经历过一场生死搏斗的环境。在这时期也参加过打伏击战和炸火车战斗，打死打伤一批敌人。

在北撤时我们团结了一批阿沙族（原住民），因为我会马来话，当过他们的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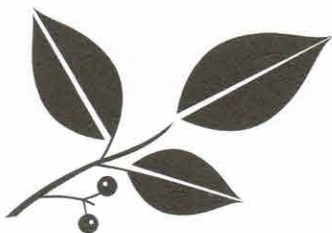
长。在部队中，也参加运粮、放哨、开荒种菜等工作。

1978年至80年经历过反对马、泰联合向3中机关队进行的20个月“围剿”的战斗。参加过支援南下突击队交通队的艰苦长途行军。在部队当过医务员。

在部队结过婚。生了一个女儿交给群众养，下山后找到，认回母女关系，女儿已结婚，曾到过邦朗和平村来探望我。

1989年12月和平谈判协议签署后，住在邦朗和平村。下山后通过关系，找回留学日本又当医生的弟弟，他在经济上支援我建了一间较好的房屋。几年前他不幸得了癌症，医治无效去世。

按协议得了15莱胶芭，现在已开割，收入过得去。在村内参加旅游公司、参加村内乐龄康乐会歌咏队等欢迎游客进村的舞蹈节目活动。该会也为我举办生日蛋糕礼，让我感到欢度晚年的欣慰。



大 光

1925年9月于中国潮州出生。自11岁就跟随父母亲过番南洋。定居在马来亚柔佛州古莱。当时父亲靠清除黄梨园杂草挣得每月10元养一家大小。同时也有种菜养猪和木薯过活。

当时因为家穷将小妹送给亲属养。得回9块红包钱。小弟弟3岁时也因得病没钱医治死了。

1941年，日本侵略军进攻马来亚时，在古莱附近的一个乡村残杀了数千群众。我们全村群众人心惶惶，暗无天日的过日子。当时士乃全村青年也都参加由马共领导的保卫团筹募款项、木薯和少量米粉支援游击队。

1942年马共在士乃成立抗日游击队奋起反抗，我正式成为一位游击队的情报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士乃有同志会和工会等活动。

1948年“6·20”英帝重新占领马来亚并宣布紧急法令，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士乃全部青年都准备跟随马共上山打游击。父母因积极

支援抗英游击队，进行捐款和筹粮食支援游击队而被捕，被赶出境去中国，后来在中国病逝。母亲继续坚持支援游击队直至队伍北上为止。我下山后母亲有来过和平村见面。2004年因老又病去世。年高102岁。

1948年8月5日，我跟随第4独立队第5分队，又联合4分队北上。

1949年由山下和阿木同志带队北上，当时英军出动辜鲁卡兵天天向我们进攻。有多位同志不幸牺牲。

北上到彭亨集中在6支，进行队伍整顿和培训。

在彭亨，我经历的第一次战斗在瓜拉吉赖。因有叛徒出卖，牺牲多位同志，包括振南指挥员。第二次战斗我队伍进攻哦园，取得大胜，打死打伤一批敌军，夺得一批枪炮，壮大了队伍，同时也有一次伏击火车战斗。在另一次伏击战斗中，我们打死打伤一批红毛兵与辜鲁卡兵及打掉两辆吉普车。

1949年底，因英帝殖民地军队用3千多军力围追我

方队伍，我们唯有分散多路兵力经文冬北上转移。

1950年、51年我在由木林同志领导的11支机关队当警卫员。

1952年护送领导同志阿苏、小马等北上到边区勿洞。当时我是其中之一名小队长。

1953年在机关队当过陈平、陈田、老谢等领导同志的警卫，领导同志都到达第8支队昔罗会合。

1955年护送陈平等领导同志去华玲谈判，队伍在芭边驻扎。华玲谈判失败后，又撤回昔罗第8支队。

1959年护送陈平、老谢出国。

1960年阿成同志回机关队宣布《新方针》。

在机关队当过10多年警卫和勤务员。

1968年老谢回泰南边区，我参加迎接队伍。

1973年在机关队和恒心结婚。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参加旅游公司和乐龄康乐会。

会员简历

恒心

1966年《新方针》后上队，在民运队参加青年团、少先队、妇女会等活动。

在机关队当勤务员。有出发执行军事任务，如布雷、运粮、放哨、巡山。也有参加兵工厂制作各种武器等工作。

曾参加军事行动。有一次，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和敌兵遭遇驳火后撤离，没有

伤亡。

1989年合艾协议后，住在邦朗和平村。按协议分得胶芭和一间房屋。目前树胶已开割，收入过得去。有领养一个男孩，现已13岁，就读一间泰华联合小学，成绩不错。现在一家3口过着安定的生活。



男孩、大光、恒心一家。

民兵（肖秀林）

1925年于中国出生。3岁时就跟父母亲到马来亚。住在文德甲。割树胶过活，只读过三年多书。

1942年日本侵略马来亚后，就参加由马共领导的抗日秘密活动。

1943年成为马共领导的抗日军的小交通员。

1944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抗日军人。隶属第6独立队，162中队。

1945年1月15日由所在分队长介绍成为马共党员。

1946年被组织调去文德

甲和双文丹的红毛园工作。

1948年“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我们以14支枪进攻双文丹园。1949年参加消灭英帝特奸邓宏光的战斗，轰动一时。

1950年5月被组织调派去部队的印房工作。

1951年初在机关队当陈平同志的警卫员。

1951年尾，我带领29人出发运粮遭到敌人伏击。我们4个同志坚持战斗给敌人重大打击，而我们安全撤退无伤亡。

1953年尾北撤到勿洞，一路上受尽各种艰苦经历。

1958年被组织调去和地下同志联系，送信和筹钱等工作。同时护送陈平和阿焰出国。同时又接送阿成和白丝木同志回部队。当时也先后护送4批同志出国学习。

1969年和志豪同志结婚。下山后1992年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文生。

从1956年开始，我就在机关队当总务工作直至合艾协议签署为止。

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现叫第9朱拉蓬公主发展村生活。

我的原来家庭情况：父亲叫肖棠，母亲曾大妹。我是长子。以下弟妹有9个，4个大的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弟叫秋林，是党员。当时是当部队的交通员，至今下落不明。

妹妹叫兰英，做交通工作。20岁时就牺牲了，是党员。

弟弟肖英林也是党员，18岁因中伏牺牲了。



民兵、文生、志豪一家。

志豪（陈文澜）

1946年于泰国勿洞清水港出生。一家共有7兄妹，我是排行第6。当时因家庭贫困没读过书。我很小就跟着母亲去割胶，并且还要跟阿姨去街上卖胶片呢。

1960年马来亚共产党颁布《新方针》后，就在我住的乡村展开各种活动。青年团、妇女会、港门工会、少先队、儿童团等，有如雨后春笋很快的建立起来了。广大的群众都热烈支持和参加。

1963年我参加青年团和读书班，听同志们讲革命战斗故事。当时我也参加民运队购买粮食和各种部队用的物品。

1966年4月20日我和一批40人的男女青年新兵上队。接着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班结业后，就被分配到各小队去工作，日常除了放哨、运粮外，也在营内负起各种工作。

1969年领导分配我跟民兵同志学做打白铁桶的工作，供应给部队用的有各种

形式的桶。有藏粮的40干桶（干为干冬之简称，容器，一干冬可装白米4公斤）、有兵工厂用的14干桶，有医务用的12干桶等等，桶做成了还要试过不会漏水了，再经热巴麻油过、再用原子布（塑料布）封好，供应各部门用。可以说，我在部队各个营房内持续不断的做了20多年的打桶工作，为部队制作了无数藏粮和军用物资的桶，算是为革命尽了一点本份。

1969年我和民兵同志结婚。

合艾光荣和解协议达成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经营自己的胶芭。1993年，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名叫文生，现在就读一间泰华联合的光中公学。我们一家3口过着安定的生活。

2006至2007年，我被选为村内乐龄康乐会第3、4届理事财政。尽自己的能力为老同志们做点事。



枪 林（赵雅银）



1955年12月于马来亚怡保县华都牙也出生。读过小学。哥哥经常向我讲地下党战斗故事，他已是共产党员。1972年我参加了地下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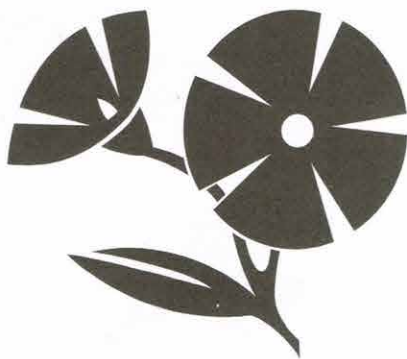
在地下工作时当过交通员，响应组织号召到下层联系群众，当过建筑工人。

我19岁参加森林游击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游击队战士，感到自豪。到达边区根据地营房，被指挥部安排参加巡山、打猎、放哨等任务。参加过战斗队，当过行军队伍的尖兵。

在边区根据地，部队生活多姿多彩。每逢节日，如“2·1”建军节、“4·30”党庆、春节等，我都参加歌唱、舞蹈等表演节目。

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蓬公主村）。按协议分到15莱胶芭和建一间房屋。胶芭已开割，收入不错。

下山后，我曾在村外也拉市做小贩。当过本村设在也拉对外办事处负责人3年。回村后，被选为乐龄康乐会理事查账。



阿 群（黄瑞梅）



1923年于马来亚彭亨劳勿出生。父母亲从中国来马来亚，定居在彭亨劳勿，当时在一个马来乡村开了一间小小杂货店，同时以割胶为生活。据母亲说，她本来是一个童养媳，后又卖给父亲当妻子。

我6岁时就跟母亲到胶园去割树胶了。为了生活问题，母亲也到附近的矿场工作。我15岁时也和母亲一起到矿场帮种草皮和推泥车等工作。这个时候姐姐已出嫁，姐夫也是矿工，一起到矿场工作。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在南洋一带的华人都积极的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马来亚的华人，也同样热烈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时地下组织派了老叶、陈风和小豪3人到劳勿开展各种抗日战争的活动，在劳勿就有成立筹赈会、妇女会、青年团等组织和进行活动。如筹款卖花，捐款、歌咏队等活动。而且，中国也派来武汉合唱团，戏剧团等进行筹款活动。当时，我也积极参加各种筹款的活动。

1941年日本铁蹄侵略马来亚时，驻扎在彭亨、劳勿的英军就匆忙狼狈的向东海岸撤退。那时，我们的群众还支援他们，还送粮食给他们呢！

劳勿的青年人也有被送去新加坡受训的，回来后进行抗日战争。其实，在日本侵略军到达劳勿前，由马共领导的有组织人员都陆续撤退到文冬，包括老叶几个领

导人员。

1942年间，日本侵略军就劳勿的难民营内残杀了我们的7位同志，劳勿其他群众也同样遭殃。

这个时候，我们全家包括姐姐、姐夫和我都参加了游击队、开始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是分散和秘密的，当时我也是秘密组织者，进行筹粮和捐款支援部队。

1942年我已和老叶结婚了，但因斗争紧张忙碌经常不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老叶被组织调去牙拉顶工作而我就被调去吉兰丹、丁加奴做群众妇女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和平时期，老叶同志得了肺病，组织调他和几位同志一起去吉隆坡医病，为了照顾他们，我也被组织调去吉隆坡。这时为了生活问题，我又在吉隆坡找工作，当时由他人介绍拿到一些水货回家车衣服赚点生活费，从早到晚12点才车到两件衣服。这个时候我和老叶已生了两个女儿了。大的林东交由母亲抚养，小的林红跟在身边一起去半山芭工作。本来有生下一个第二女儿在5岁时就病逝了。

1948年“6·20”抗英战争爆发后，杨果等领导人就安排老叶先去中国医病。我留在马来亚带着两个女儿做工赚钱维持家庭生活。当时我在文德甲是由老谢和杨果的组织关系联系。不久后，杨果同志来信安排我和两个女儿也去中国。我到了广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州时，中国刚解放，社会上还非常纷乱，生活还是很动荡不安。接着组织又安排我去北京，见到阿苏同志等领导人。我到了北京不久，组织又安排我去新加坡的一个交通站工作。在新加坡和我联系的负责人是老谢的妻子。

当时为了抗英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在新加坡、檳城和广州建立了交通联络网，但后来因为檳城的交通站的负责人被捕出事，我在新加坡工作了一年多就结束了这个站。接着我又被组织调回中国北京，联络我的人是老谢的姐夫，大家一起工作，同时我又被安排进去马列学校学习。当然，到了北京我又和老叶生活在一起了。

1955年间，老叶被组织安排回边区部队传达信件先后两次，据说是要建立马泰边区部队的通讯联络网。不久后我和老叶就被调回边区参加也哈特区机关队工作。

1973年我和老叶参加南下第5突击队，直接下到吡叻州活动，这个时期可说

我们都经历过人间少有的原始大森林的艰苦、缺粮挨饿的困境生活。

1980年，我们离开突击队回到边区工作，直至1989年合艾和解协议签定为止。下山后我和老叶住在邦朗和平村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2005年老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在也拉医院，享年89岁。现在，我独自在村内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

使我感到十分欣慰的就是得到村内乐龄康乐会为我主办生日茶会，和在农历新年也为我85岁高龄祝寿拜年呢。并且使我感到高兴的就是每天大清早除下雨和有事出门外，我和翠月、阿芳、张峰、陈文、一民、阿铁、阿玉、阿青、永恒等一班同志都坚持晨运散步，同时我们还集合在村内半路小华的咖啡店，交流讯息，议论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和科学知识、新鲜事物。因为全村民都有装上卫星电视了。



马共资深党员林斯辉

老叶同志，又队名南一，原名林斯辉，1916年8月29日出生于海南岛琼海县合水村一个小康的农民家庭。自幼随祖父进出学堂，得新学启蒙，因而受到当时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

1930年，到柔佛州利民达（JEMENTAH）跟随在树胶芭工作的父亲，开始接触到马共组织，加入马共在当地成立的儿童团。1936年在马六甲培风中学读书时，成为学生组织的骨干，积极组织学生支援中国抗日，带领学生利用假期到乡村地区发动工农群众。曾作为马六甲学生会代表到新加坡出席第一届全马学生代表大会。

1938年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受委派到彭亨州劳勿地区筹建党的基层组织，任区委书记。日本入侵马来亚后，在文德甲建立彭亨州抗日队伍，担任彭亨州抗日军第二分队党代表。在抗日时期积极开展民运工作，输送人员及各种物资给作战队伍，并曾接受党的委派到吉兰丹州联络，收编当地多支武装队伍，使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者。

和平时期先后在彭亨、吉兰丹及丁加奴开展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历任这三个州的州委代表。

1948年抗英战争爆发，遭英殖民政府重兵围捕，幸机智逃脱。一年之后，因病前往中国治疗。在中国建国初期曾参与广州侨委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期间，除学习马列理论及中国革命经验外，也曾到苏联、朝鲜等当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学习各国的经验。

1955年，华玲会谈前夕回到马泰边境，对马共党军建立无线电报密码联络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底至1966年，受党委派驻于越南，负责加强马共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联系。

1966年年底重返马泰边区，参加根据地武装斗争。1973年3月，带领一个队伍南下吡叻州，留驻“5突”，组成新“5突”，开展工作，历

尽艰辛。3年后调回根据地，前往特区负责州委后勤工作。

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定居邦朗和平村（第一和平村，后改称第9朱拉蓬公主村）。2005年10月15日病逝，享年89岁。

老叶与太太阿群（原名黄瑞梅，1923年于彭亨出生）育有4女1幼男，长女林东、次女林红和三女林静都在部队任医师。



老叶与太太阿勤。

阿进（李大原）



1937年于泰国勿洞“牙龙”区出生。父母亲以割树胶维持一家生活。因为家穷没有读过书。我现在能识字看书报是当时参加马共领导的马泰边区的少先队、共青团、民运队等组织活动学到的。

1953年上到民运队当游击队员。50年代初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军北上到泰马边区勿洞一带活动，特别是华玲谈判失败后，部队在勿洞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被国际上叫做小延安。当时解放军和部队一方面消灭了长期盘据在勿洞地区的强盗土匪，另方面也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支持，许多家庭让子女上部队。我就是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参加部队活动的。

在6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和敌军展开激烈战斗中，很不幸的踏中敌人所埋下的地雷，严重受伤并失去了一只左脚。可以说从泰境上队的我们也是国际主义者，参加马来亚的解放独立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了。

我在60至70年代时期，也先后打过3次较激烈出名的战斗。第一次战斗是民运队领导派我和阿军同志将重要文件物品等送去一区单位。此行要走一两天的路程

才到达目的地，当时我们两人已经在原始大森林走了一程，又越过几条河流了，当要越过那乞河时和敌人遭遇上了，我是走在先的，已经走到河的中间了，马上向敌人开了一排火，就顺着河下面游撤去。另一同志也立刻向敌人开过一排火后也跟着向下游走了。当我们在河下游会合时，已不见敌兵了。这一战斗虽然打得很激烈，因为我们是快打快退，没有受伤，接着我们也顺利的将重要文件送到一区的指挥部。

第二次战斗是在甲号民运队打起的。当时带队的指挥员是老黄同志，有阿平、阿根、阿安和我等多人，已经事先和群众约好在一个小高地集合茶会。这时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的代表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陆续到会场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向群众讲解和宣传马共的新方针和如何保护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等安全问题。指挥部也事先布置好会场和放好哨了。

天已晚了，正当指挥员老黄同志宣布开会，也向群众讲了几分钟话时，这时有哨兵进会场通知说有敌人来进攻我们了，原来是奸细的出卖。哨兵同志还说敌人是分3路向我会场进攻的。

在这危急时刻，指挥员老黄同志立刻宣布停止开会，并向群众讲明有敌人要来进攻我们，请大家不要害怕，我们解放军同志会打退敌人并保护群众的安全撤退。经过我们民运队同志的强大炮火给敌人严重打击，敌人退了，我们也安全的保护广大群众顺利回家了。

第三次战斗是在60年。当时指挥部派我和阿军2人去密室取粮食。正当我们到达密室附近时，发现有一组敌兵的巡逻队，我立刻举起枪向敌兵开枪，将一个敌兵打掉，快打快撤，我们2人迅速向森林地带撤离，顺利的回到驻地营房向指挥部报告。后来我们只见到隔营房很远的大山垅顶有直升机在搬运敌兵尸体去了。过后部队展开总结战斗经验会时，指挥部还在大会上给我记上一个战斗优点功。关于这一战斗，当时我们也收听到新加坡电台播报说，在吉打北部有一组政府的巡逻兵和马共的游击队遭遇战，而有一个政府兵被打死的消息。

1989年合艾协议光荣和解后，我跟部队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按协议分得胶芭和一间房屋。胶芭已开割，有一定的收入。现在在村内过着安定的晚年的生活。

小明（周福信）

出生于1932年7月18日吡叻州仁丹小埠，父母亲都是来自中国，据母亲说我们共有5个兄弟，大哥因游泳溺毙水中，二哥是在檳城鍾灵中学读书，日本占领马来亚时参加抗日军牺牲了；三哥给别人养；四哥因病而死了。

抗日胜利后，抗日军来到仁丹领导本地的地下组织，发动开展各方面工作并成立职工会、妇女会、青年团，开办夜校等的活动。当时我的表姐夫（吴金才）被选为职工会主席，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共产党影响而参加了少先队的活动。

1948年6月20日晚上在睡梦中听到很多隆隆响车声，早上起来才知道整个埠的人都被赶到当地学校的大草场集中，军警进行大搜查和逮捕，后来才知道这是英帝企图一网打尽共产党人的全马性大行动。

1949年中，突然有一位客家村女青年来我家里，原来是吴金才的妹妹，她从乳部处拿出一卷小小圆条子递给我，说：“是哥哥叫我送来，你要小心！”就走了。

从这圆条子里我知道了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我的心里十分高兴和向往。接着就逐渐有青年参加部队了。1950年“6·20”前夕，吴金才来信叫我参军。当时只有16岁多的我，就这样离开了亲爱的妈妈和婆婆，走上了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

我参加部队后曾经被分配成为来往从吡叻州与吉打州的交通员，当时部队已经吃杂粮了，只有交通员出发才有白米配给，没有油盐只有糖精当菜。环境越来越恶劣了。英帝除了军事、政治进攻还赶搬家，控制粮食等。虽然情况很恶劣，但同志们的斗争情绪是很高涨的，同志们每次出发思想里是准备有去无回的牺牲决心。1952年我们的革命地区的所有乡村全被赶搬家了，部队没有粮食只好到处找杂粮。我曾经被派出外找粮食来到被赶搬的农村，当时是果子成熟季节，树上吊着许多红黑色的山竹，中心叫我上树，他和另一位同志放哨，不久敌兵已经摸近来了，当枪声响时那位同志已被击中受伤，中心同志猛打让我从树上下来，我们边打边退，那位受伤的同志已经退出了火线，我们2人退出后又进去另一股敌兵的埋伏线，再次被打撤退以后，天色已暗，只好就地睡觉。明早天稍亮起来发现其实是在路边露宿，幸运当晚没有敌兵巡逻，于是我们向营地方向前进，回到营地后只剩下2位同志在了望，其余的全部转移了。

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次战斗考验，也是一次革命与否的革命立场的考验。1953年敌人疯狂向我们发动进攻，就这样，我被派来到勿洞并和第12支队司令员（林强）一同到大成队，在这里休息了很久和准备了很多粮食装备，然后交通员送司令员和我们一同去到甘榜哈啦村，这里早就有一批同志在等待欢迎司令部成员的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到来。在此村我们杀牛购买米粮和当地马族群众煮的椰子油等。不久，我们又去到甘榜勿隆。这里是第12支分队的解放区。因叛徒出卖，1952年初就被敌人赶搬迁了，我们来时还有很多牛在河边吃草。这时是1953年初，正是大旱季节，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安排我们在这一带的大森林里开辟农场的工作任务。当时我们粮食供应是来自哈啦村。我们全体农场工作同志很快就砍下了2个大芭场，当年的谷子、瓜菜大丰收，这些谷子全都存放收藏起来。接着把空地全部种下木薯。1954年初，敌人进攻农场，这时刚好是司令员来巡视农场，我们被迫退出农场，转到哈啦村，但是村子已经变成灰烬。民运工作组说，敌兵赶走群众后放火烧掉村子，然后才进攻农场。

1954年4月我们得到组织通知放弃农场工作，改为开展甘榜地区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后来成立了3区。

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聚餐，更令人难忘的是在这里看到南洋商报登载了党的和谈声明，又看到了陈田和李进喜出去仁丹安排华玲会谈照片。谈判失败后，党中央一部分领导

人来到3区，在这里宣布有关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退伍政策，但只有少数人放弃革命。大浪淘沙过后，我被派去特区开展马来村工作，那时我不会讲马来语，只是跟着从10支派来的马来族同志到处去搞开展农村的工作，当时我负责区务工作和群众治病。在实践中，学习马来语，每天都是这样来来去去我在特区工作12年，后来因2区叛党了，那里交通路线断了，组织上派我去恢复约村这一带的工作，打通特区和中央的联络路线，因此，便留下来接管也拉公路29碑一带马村工作，直至合艾协议签定结束战争。

在特区工作时和一位马来族女同志感情越来越好而结婚，给我工作上得到许多方便条件，下山后产下一男孩，目前读高中一年级，夫妇向来友好相待，目前我们居住第9和平村，拥有15莱地，但只有150棵胶树，空地已翻种，还不能割。目前割自己的胶之外还割别人的，生活过得去，能够维持孩子读书。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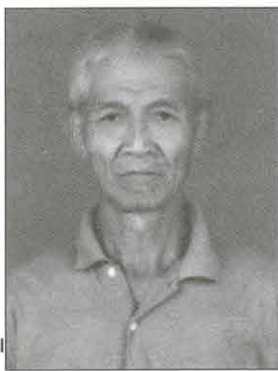
孩子：周占星

太太：阿丹（ATAM）泰籍马来人。



阿丹、占星、小明（一家）。

老韩（陈振源）



1931年于马来亚槟州威南出生。父母是从中国南来在威南的一个乡村以种植甘蔗过活。后来又转业和当地友人合作以卖猪肉养活一家。

我共有兄弟姐妹8位，我是排第二位，老三也在抗英时期参加革命。

我在7、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去卖猪肉，有一次我和父亲将猪只送去吉隆坡时，到了半路就被日本鬼子全部抢去了，我们唯有空手而归。从此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更深。

1948年“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父亲也因参加革命斗争被英帝逮捕了，进监牢10年之久。出狱后，因为生活工作劳累过度病逝了。

战争爆发后，马共也在槟威发动抗英战争了，当地就有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活动。开始时我是参加共青团的读书会，不到一年就停止了。接着我又参加保卫团当交通员，替领导组织送信等工作。这个时候英帝殖民主义者也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群众了。我们的部队也被英帝进攻，于是我也正式参加游击队了，也打过多次的伏击战和防御战斗，打死打伤许多红毛鬼和傀儡兵、辜鲁卡兵，我们壮大了队伍，也牺牲了一批好同志。

1952年由阿和、阿焰和黄洛领导人成立了第8支司令部。

1960年党中央宣布新方针后，在泰马边区重新发展我解放军队伍，整个边区都轰轰烈烈的开展了群众运动工作，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和民运队等组织都全面开展了，也得到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支持，形成了一片拥军参军爱民的热忱气氛，后来发展到连香港中文报都称呼边区的一个小山城勿洞市为小延安呢。

当时我跟机关队撤至泰境后，一直在机关队当勤务、警卫员和部队的后勤总务工作，同时又到兵工厂和两位日本同志精德和阿福一起研制了大量的武器地雷、炸药包和枪榴炮等武器，供应各单位部队。

我们也在部队组织大批同志制作了许多铁桶，供应藏武器和粮食物资的需要，可以说，我在部队的20多年主要是做这些工作。

1975年英帝和它的傀儡兵为了要拦阻我解放军部队南下，准备建设一条战略公路东西大道。这个时候我方指挥员阿和同志筹划、准备攻打敌人的这一阴谋计划。当时领导指挥部指示安排我和3中的克文同志领导和组织进攻这战略公路东西大道的行动。我们经过研讨，周密地拟订行动计划，我们的两支大队伍就将大量的爆破物资和炸药，运到东西大道的建筑工地，并且迅速的安置到几十部推土机和各机械车辆上。一切战斗准备好了，我们指挥部一声令下，全体同志立即同时行动引爆。当时只听到一阵轰轰隆隆的强有力的爆破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声，立即将几十部推土机车等炸成一堆费铁。我们两支大队伍也顺利完成任务胜利回营了。当时星马的全部媒体日报都有头条大新闻登载这一消息，说马共游击队用强大的火力进攻东西大道战略公路，一时轰动国内外，大大鼓舞了我国反殖人心。

1989年合艾和平签署前，部队要做好一切准备下山后的工作，这个时候我被领导和指挥部指示带领一批40多人的队伍干部战士，开到原来是第14分地盘进行开垦布置下山后的营房各种建设工作，因为这营地还是属于大森林内的范围，进行工作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要倒大树和锯木铲平地点等等。都是我和全队干部战士共同奋战两个月的时间，才建立好了一座能容纳400多人的大礼堂，即用到现在已经17年多了，还是很牢固。我们也在大礼堂中接待过朱拉蓬公主和各有关军官到访。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1990年邦朗和平村成立了过渡时期的领导和村委会，也按协议布置和设计安顿全体下山同志的生活和房屋等问题。这时我也被安排负责建屋3人小组之一，当时我是主要负责建设工程的。政府工程部也派来推土机和大型车辆互相配合，按我们计划好的地段的建设展开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村内100多间的房屋顺利建立好了，并按照优先照顾老同志的准则抽签分配给全部下山的同志们了。同时，我也参加了按协议规定给每户15莱地的树胶芭的分配工作。

1997年我也被选为邦朗和平村村委委员，领导阿和同志代表中央指示村委成立一个3人小组即一民、老韩、刘武负责进行筹建村内的一个大型的烈士纪念碑和改造扩建一座历史文物馆的工作。本小组决定分工，由我负责建筑工程，经过3人的积极努力计划，又去参观勿洞纪念碑的模式和其他方面的型式。由我和周林同志承包建筑工程，也在政府工程部的协助下，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一座大型壮观的烈士纪念碑就在村口的湖边建立起来了。并在1998年6月20日抗英战争爆发日由4位中央领导即老谢、阿和、阿焰、拉昔·迈丁主持开幕，当天由全体同志参加向烈士默哀和敬礼。

在2000年由村民参股的成立邦朗村旅游公司，我被选为董事会3位董事长之一到现在。本村旅游公司成立的开始2、3年内就有许多新、马、中国和泰国的大量游客进村参观，一时村内气氛非常的热闹，可以说旅游事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村民经济收入也开始好起来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到2004年因泰南局势变坏了，整个旅游业都半停顿起来了。

现在我在村内可以说过着安度晚年的生活，政府也发给我们公民权了，我也拿到出国护照可自由出国旅游探亲了。去年我还回到槟威老家探望弟弟等亲属呢。当然我们都是经过几十年战争残酷磨炼的幸存者，能够在老家见到许多老相识，一起叙旧，是何等欢畅呀！



永恒（郑莲娇）



1949年6月30日出于昔罗县南华村，姓名郑莲娇。客家人。我父亲是中国梅县客家人，姓名郑亿键。他和两个弟弟一起从中国来到马来亚，当时3兄弟是一穷二白，无亲无戚，一时找生活有困难，后来他们兄弟商量决定分开比较容易找吃。我父亲就来泰国居住从事种植树胶业，成家立业。但我不知道父母亲他们是怎样认识、相爱和结婚，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的艰苦过程和经历是无法了解的。母亲是泰国高头廊府人，是一个穷苦出身的农家妇女，家境贫困，没文化、没知识。当初父母亲结婚时，语言不通，一个鸡，一个鸭，比手画脚过着无言的生活。我父亲是个大男人主义者，日久地长，我母亲被他同化了，会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但父亲半句泰话都不会讲，就这样几十年恩恩爱爱。而且养育了将近一打的子女，7男4女，我排第5个，父亲是个忠厚正直、心地善良，他处处为人设想、为人服务，比如说，他烟酒不沾，但他的裤兜里从没缺过香烟。每当请老板的推土机来翻土树胶芭工作时，每天就请他们吃午餐，不论做多少天都一样接待。可说在整个南华村有一定的名声和威望。可惜好人不长命，在1957年，他接受了组织的任务当交通员，不幸在途中被倒下的大树当场压死了，享年38岁，我才8岁，还不太懂事。因为家境困难，没有机会上学。记得我12岁时去读过一年级的泰文，不认识中文，而且也不会讲普通话，只有讲方言客家话而已。

我16岁上队。为什么会走上革命路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认识了马共同志，他们都一直在我农村活动，只知道他们是好人，为老百姓做好事，打坏人。但不懂得他们是干革命的。一直到了1964年至1965年初，是革命兴旺期，民运单位的同志派了一批文工团到我乡村巡回演出。演出内容很丰富，而且多姿多彩，有唱歌、跳舞、又有话剧、相声、时事戏等等，从未看过这些的我很受感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正因为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的原因，而立下了我上队的心愿。我自己决定离家出走，家人谁都不知道，首先到民运营地去参加活动，如上讲故事课，有时唱歌、跳舞，就这样，在1965年底上队了。首先到第8支部队，之后随同领导及队伍到特区部队暂停留一段时间，然后起程到2区部队，最后到达机关部队，一直到和平协议签定下山，整整经过了23年的历程。初到机关部队时，就被领导重用分配我做领导的勤务工作。之后又参加部队的文工团文艺演出，那时是革命高潮期，文艺队到处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观赏和好评，也吸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踊跃参军。

1966年至1967年初，机关部队扩大分成2个分队，一分和二分。我在二分机关队同样做勤务工作一直到1987年下山之前。1988年，组织上派老韩同志带领收藏粮队出发，我又随同老韩同志一起到14分地区，多次收藏粮食，而且每次转运时间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将近一个月，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一天里要藏的粮食大约5吨左右，从凌晨5点忙到晚上整10点才能休息，可说工作很繁重，又苦又累，但我们毫无怨言，顺利地完成任务。

1989年初将近下山之前，我又跟老韩等几位先头部队到达14分地盘开始建设和平村工作，一直到大队下山，这个时候我就停止做勤务工作了。但我照样马不停蹄地为建设村而努力着。到了1990年接受了村的小店工作。那时候的工资很低，一个月才有450铢，加泰方生活补贴金540铢共990铢。当时可说是为同志们服务性质的，大家都很穷，又刚从集体户转入个体户，两手空空，经济有一定的困难。万事起头难，过渡时期，忍一忍就过了。

初期做小店工作时也碰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因为交通不便，只有走水路，而且小店的货源是从勿洞购买的，每办一次货都要经数次的搬运，甚至还要人背走几公里路，费尽艰辛，碰到下大雨时还会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因为要在河里穿来穿去的来回搬运。记得有一次刚过完人工做的独木桥时，突然上面的洪水滚滚而来，幸运得很，真的有惊无险。尽管工作非常困难和辛苦，但我为的是服务群众而毫无怨言，这就是我的一厢情愿。

2003年起，我又参加了村内的乐龄康乐会，从第一届至第四届，都被选为理事，兼负责歌咏活动。

2007年8月27日



东风（邓合发）



1931年12月于马来亚太平出生。因母亲从中国来马来亚后，住在太平亲戚的家。当时父亲是在该地一间木厂工作，后来病逝了。

小时候我在当地做过杂工和咖啡店员工。因为家穷，没有上过学校读书。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全家都是支援部队的。当时许多抗日同志和领导同志都以我家为联络活动地点，哥哥姐姐都已参加革命工作了，父母亲都支持部队，可以说我们是个革命家庭。日本投降后，哥哥姐姐都有参加妇女会、青年团等活动。抗英战争爆发后，1949年大哥阿强先上队。1989年下山后住在第11朱拉蓬公主村。在2006年因心脏病不幸去世了。

1950年英帝殖民统治者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行抽壮丁当兵，当时我刚好是18岁，在组织的支持下我被招去当兵，是被抓去新加坡圣淘沙岛训练半年后调回太平兵的房。当时我是选择在太平兵营内做后勤部工作；事实上，是方便我在英帝兵营内收集情报工作，供给外面部队。不久后，外面部队的指挥部和我一起商量好决定要进行攻下这个兵房，并准备夺武。因为兵房内共有几百英兵和许多武器弹药。但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员进攻时失误，我们的队伍是有40多位战士进攻兵房里面的，而只是打死3个哨兵和该兵营的一个红毛教官校长，因为太快暴露进攻情况，害怕敌兵会组织反攻，我们唯有尽快撤出兵房

了。只夺得3支枪和打死那个红毛校长吧了。可以说，我们的队伍这一仗打胜利了。也因为进攻兵房的战斗，我也暴露了身份，唯有离开兵房上队了。接着英帝就向我们部队进行大规模反攻了。在多次的战斗中，虽然我们也打死打伤一批敌兵，但我们也牺牲了多位同志，我自己身上也多处受伤。

后来，当敌兵向我们进攻时，我们队伍中又出现逃兵和叛徒。本来有整100位同志的，最后只剩下我和黄坚、开明3个同志吧了。这个时候，因为严重缺粮、时时挨饿，我们只要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吃了，比如那些群众种菜用的虾糠肥料和椰渣都吃了。

1951年我们转到由阿和和阿焰领导的吉打第8支队。1953年，第5和第8支队已联合在一起活动了，我也当过领导人罗坚同志的警卫员半年多时间。华玲谈判失败后，我在部队接到指示要即刻北上，但是部队上到仁丹时，又接到指示马上要将队伍拉回太平至1957年。

1957年又接到指示要急行军北上，当时还有包括张峰和翠月同志，经过仁丹进入泰国边境勿洞。我们见到领导阿石同志，他说，马来亚已宣布独立，通向泰马边境的通道都被封锁了，因此，要迅速进入泰境。我在阿石同志领导的部队住了一年多。接着又跟队伍撤到第8支队昔罗地盘，其实，已有多支队伍到达昔罗集合开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会了。

在这个时候我见到陈平同志，他在一个大会上向我们宣布说，他将要去一个地方工作了，后来才知道陈平同志是要带领一批同志如江云、黄胜和克文等去中国了。

接着我又被调去特区兵工厂工作，还有黄坚和老江同志，就这样我在特区机关队（拉昔·迈丁领导的）工作了20多年。

1989年初部队已有消息说，合艾和平谈判有了新进展，可能要下山了。这个时候我被指示（我是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收集全部武器弹药等工作。在一次我正在处理地雷电急（引爆器）200多粒的时候，这时有一位马来同志要去放哨经过我处，想要和我谈天，因为还不到换哨时间。我即刻对这位马来同志说，你快点走开不能靠近我，这是危险的工作地方，万一发生爆炸，我自己牺牲就好。这位马来同志离开我工作的地方去放哨不到15分钟，这时我正在算着整理的电急中有一粒因撞来撞去磨擦得利害有点损坏了，我拿着来看的时刻，只听轰隆一响爆炸开来，一时我也被这强大的爆炸威力抛到10多米外，人也昏迷不醒了，严重受伤，双耳也

听不清了，双眼受伤看不清楚东西，满身鲜血，伤痕累累，右手也失去4个手指，大腿和半边腰也严重受伤。唯在部队的许多同志和医生为我进行各种急救和细心的护理下，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修养我幸运地康复了。

下山后现在我算是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是战争带给我身上伤痕累累，眼睛还是看不清东西，失去4个手指。虽然这样我还是不会后悔，我认为我是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个人的牺牲和贡献，是战争的幸存者之一。并且，我还想起当年在兵工厂的工作，我们只是用土制的地雷、定向雷、枪榴炮等，就让敌人闻声丧胆，对此感到自豪！

下山后我住在邦朗和平村，按协议分得胶芭和建了一间房屋，现在树胶已开割，有了一定收入，过着安定的生活。

在村内我参加了乐龄康乐会，该会也为我主办生日晚会、切蛋糕、祝寿茶会、唱生日快乐歌等，使我感到安度晚年的高兴呀！

不久前我还回马来西亚探望大姐等亲人，现在大姐还活着，年事也近百岁了。



阿芳（陈秀珍）



我母亲怀着我，跟着父亲从中国广东来马来亚。当到了新加坡，也就是1928年阴历3月初八，我就出生了。父母什么时候进入马来亚我说不清了。到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先是做山工、锯板，后又在煤矿里当了一名技工。母亲一共生了10个孩子，死了一个，3个送去孤儿院，母亲身边养大了6个孩子。

父亲和我母亲结婚是为了顶叔父的一房，祖父还为父亲养了一个童养媳，是父亲本身的一房，生了5个孩子。家里孩子多，生活十分艰难。我9岁那年，母亲送我去芙蓉学割胶。两年后，父亲对母亲说，养女不读书，不如养猪。由于父亲的开明，我读了两年小学。但是好景不长，日本侵略马来亚后，学校停了课。市面上没白米卖，父亲就踩脚车从煤炭山到问津去买石灰米。不久连石灰米也买不到了。孩子多，没饭吃，父亲就和邻居去砍芭种谷、种木薯、番薯，家里的粮食解决了，父亲却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没钱医治，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和我们仍在山芭种植度日。

这时，马共活动到我们地区。抗日军的女同志在我家治病疗养，爱克、雪虹

等同志来我家开会，他们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唱革命歌曲。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激动，对日本侵略者很仇恨。我对抗日军产生好感，认为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人，他们讲什么，我信什么。他们带我去部队参观，看了都不想回家了。

我的丈夫邱水生（阿伦），是从半山芭监狱冲牢出来的。他到了安邦找到民运同志被安排上了第一独立队，后来阿伦到煤炭山D区做民运，我们是一起做民运工作认识的。日本投降后，我们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后来阿伦患肺病去中国医治。我和一个妹妹在吉隆坡靠车衣度日。当时工资很低，车一件短内裤才一分钱。从早做到晚上12点才得到一块多钱，还要付房租、水电费，4个人的饭钱，生活非常困难。于是我母亲就卖掉一间亚答屋，得了一百多元钱交给我带着孩子前往中国。

我在中国参加工作。阿伦要回部队工作时，我也一同回到部队。先后负责过后勤和通讯工作。下山后不久，阿伦逝世。

经过十几年耕种，现在我生活在和平村，有吃有住，自由自在。我的两子两女也在和平村里。



永革

我在村外谋生，每月从村外回来，望着连绵起伏的胶芭，行走在熟悉的土地上，如果能够把尘世烦恼忘却，这何尝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桃花源呀！

当年下山，我分到一片光秃秃的焦芭，心中没有太大的激情，也没有宏图远景，只是眼前——告别昨日的集体生活。“转型”今日“单打独斗”的个体。经过数年耕耘，胶芭绿了，果树开始结上果实，我这个不老不嫩的居民，面对多年每公斤16株的胶价，卖不出的果子，基本起码的生活维持不了，只好山不转人转，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去到城市当起了小

贩。

10年下来，每日随着卖买上升下跌的起伏，头脑神经再也不是田园生活的悠游平静，而是根绷紧的弦。这几年泰南局势动荡，影响到这个旅游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家祈求平静的生活和正常商业的运转，去摆脱这个人造的灾难。在我个人方面，庆幸有胶芭收入的支撑（胶价腾升），才能避免生活陷入绝境。

“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改善的”，面对生活的挑战，这大概是我们这群人在人生奋斗中的推动力吧！



永革与勇善夫妇的孩子。

大山（谭壮兴）



1925年在中国出生、小时候跟叔叔来马来亚。记得我到马来亚的第二年日本就侵略进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到我们住的乡村，就残酷的对待广大村民。因此我和许多当地青年人都参加由马共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队伍。开始时我是当组织领导的交通员，接着我正式成为一名抗日军游击队员了。我们活动在加地、文德甲、文冬等地区。

当时在文冬，我参加过一次战斗，打死打伤一些日本兵。

1945年日本投降后抗日军复员。我还是住在加地乡村和叔叔一起当农民。1948年“6·20”抗英战争爆发，我和许多青年人都参加该地马共领导的第6独立大队，共有战士300多人。

当时第6独立大队是为机关队，中央领导陈平等多人也在，指挥员有陈田和阿石同志。我则是当领导的警卫员。

华玲谈判失败后我跟机关队北撤到昔罗第8支队和另一部队会合。接着又转移到勿洞地区活动。

在边区初期我也当陈平、陈田的警卫员。也曾参加护送陈平、陈田、阿焰等同志出国。

我经历过几十年的抗日、抗英和国内革命战争的磨炼，人间的辛酸苦辣都经受过了。在几十年的游击战争中，打过3次较为激烈的伏击战和防御战，打死打伤一批敌兵，夺得8支大枪和一批弹药。

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下山住在邦朗和平村，和老伴（志华）过着安定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可说是已结束的那场残酷悲壮的革命战争的幸存者。

现在按协议分得胶芭和房屋，可以说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了。



会员简历

志 华（张爱花）



1939年于马来亚朱毛出生。父母早逝。共有8兄妹，排行第5。因家穷只读过3年书。1948年抗英爆发后，两个哥哥被捕后驱出境。

1960年代，我参加过公开政党活动。当时为了反对傀儡政权的压迫，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和争取改善工人待遇的斗争。我也多次参加游行示威。最后一次被捕2天后释放，这时候，我也有参加地下解阵组织活动。

1970年尾，我和一批青年人一起上到突击队。当时我们40人才有一支手枪和几粒手榴弹。因为缺粮挨饿，只靠山野菜野果充饥，但我们全部同志还是斗志昂扬。

1971年上到第3中队第5分队，我成为一名正式的游击队员战士了。经过短时间

的军事训练，由指挥部安排放哨、运粮、藏粮和执行各种军事任务，也有被安排到芭场工作。在10多年里先后跟着部队辗转过多个营房。1972年上到机关队“胜利营房”。在部队和大山同志结婚。

合艾和谈光荣和解协议后和老伴住在邦朗和平村靠胶芭收入过着安定的生活。

拿到泰国公民证后，在2006年有回马探亲，也有去中国探亲。

2003年在村内和南方、一民、秀芬、张峰、永恒等人发起组织老人康乐会。希望中老年同志都过着幸福晚年生活。现在改为乐龄康乐会，我一直当了4届理事。2007年后又被选为副会长。我的文化不高，尽自己的能力为老年同志作些事吧了。



记恩（梁秀莲）

我的父母亲出生于中国广西。家里兄弟姐妹多，父亲排行老大，家境贫困，为了寻找生活，于是带着母亲和三个弟弟和二儿子离开了中国。父母和大儿子，漂洋过海，最先到达马来亚，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3个弟弟分手，来到泰国勿洞定居下来。二哥因病没钱医，死了，后来父母又生下了我们5姐妹，算上哥哥我排行第6，是在1949年10月3日生的。我的家是在“也龙”港。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亲 and 姐姐妹妹到处奔波，寻找生活，因为自己的胶芭种下去还不能割。在

我4岁那年，妹妹病了，妈妈背着妹妹去看病，在路上妈妈和妹妹都被马来人砍伤了，差一点送去了生命。后来据了解到是砍错了人。父母亲经过了一番的奔波，到了自己的胶芭可以开割了就搬回来。胶芭开割了，经济上有了好转，父母亲对自己儿女的厚爱，经常寄钱给大哥，他们也想到自己的孩子应该要有文化，姐姐们因为穷没有机会上学，现在我和妹妹是幸运的，能够有机会去上学，我读到小学毕业就没读了。我读书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这样幸福，什么都不用做，我还要帮助做了

工如割胶等，才去上学。家里离学校又很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真是够辛苦的了。父母对我的恩爱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我之所以会上队参加革命，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见到解放军叔叔，他们经常在我家出现，他们对我很好，我就知道他们是好人，看到父亲跟他们很好很热情，帮助买粮食和帮其他等等，他们之中最早到我家的有伟民、吴光、阿木、阿日等同志。我上队后见到他们还笑我说，记得吗？小时候常常坐在我的腿上，我不好意思地说，记得。

在50年代革命低潮的时候，同志们离开了我们的家，我不知道他们去了那里，这时候有许多地区进行戒严，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凡是外侨都被赶出禁区，我又跟着父母亲 and 姐姐们到外地去找生活，后来父亲又被抓，坐了3年多的牢，到了1964年才放了出来。

1961年党发布了《新方针》，同志们回来了，我见到了老黄同志真高兴啊！这时候边区又热闹起来了，



右：国华、老孙伯、记恩和女儿。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整个边区又发生了变化，真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是一股不能阻挡的力量，每个港门都先后成立了共青团、少先队、公会。妇女会，在这时候我参加了少先队，当了少先队副队长，民运同志教我们唱歌跳舞，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经常当交通员送信到附近的团，帮助买粮食。运粮等等。参加每年举办的马列学校的学习。后来我还担任了教妇女识字、唱歌、跳舞的任务。在1967年庆祝“6.20”过后，民运同志带着一批新兵上队，回部队几天后出来，见了我们说，要小心，敌人可能会有行动。并说他们要执行任务，便叫我和松涛煮饭给他们带去，经过几天他们才把暹鬼林抓到，回到我们家，告诉我说：“抓了暹鬼林，环境可能会变化！”他们就抓着暹鬼林回部队去了。结果，真的这样，敌人看到他们的得力恶棍暹鬼林被抓走了，就来对付我们村民，如果我慢走一天，就会被敌人抓去坐牢了。

我是在1967年7月10日上队的，当年17岁，最先上到民运青年部队打游击，队伍里有几十人，民运同志只有10个，枪支又很少，我们又没有军事常识，我们还要支援部队，出农村，运粮给部队，环境又很恶劣，运粮都是要晚上去进行，有几次差一点就碰上敌人。我在青年部队打了一年多的游击。1969年组织通知所有参加青

年部队的人，谁要正式上队就上队，要回家的也可以回去，我马上就决定要上队，队伍处理好之后，后来青年部队就组编为6分和7分，我就在7分。在7分成立不久，队伍又要调整，一部分参加突击队南下，大部分留下，我和几位同志在1969年3月份调到机关队。我来到机关队不久，部队进行了肃反运动，我和边区的同志都被席卷进去，后来我幸存了，成为改造员，在革命历史的道路过程有了一点点小插曲。尽管是这样，并没有动摇我对革命的决心，我对党、对革命的事业还是一片忠心。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我的一生中是无怨无悔的，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做炊事、做医务、运粮、藏粮、交通、参加突击组和保卫马来亚民主之声广播电台的工作等等。1971年和国华同志结婚，20多年跟着党跟着领导到处辗转，在武装斗争的

道路上，战斗了22个年头。到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下山。在邦朗村定居下来，养了一个女儿，在这10年来，有出外做过两年工，其他的时间都在村里，靠割胶过生活，国华身体不好，患上糖尿病，后来不能帮做工，就靠我一个人做，有段时间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养活家人只好带着病去做。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努力奋斗，经济上有了好转。但是国华同志还没享到福就离开人间了。这真可惜啊！

我有参加村里的乐龄康乐会，参加老人歌咏队活动。现在我和女儿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在经济上还能过得去，女儿在佛统府光中公学读初中一，我一个人在家，现在我唯一的梦就是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



国华、女儿、记恩一家。

陈秋焰



1948年12月12日于泰国出生。因为家贫穷我和弟弟进中华学校读小学还未毕业就停了。

1955年，马共领导的各民运队已在梁新港和拿乞等地区活动。当时马共派来的游击队干部有布迪、伟民、利红、阿新，阿梅等多位在我家地区展开宣传组织工作。在这样的革命气氛下我和弟弟就参加活动了。当时部队还派阿新同志来教我们读书，用“人民大众”等课本，并且利红同志还教我们唱歌“快乐的春天”、舞蹈等节目。

接着不久，民运队的同志就教我们练习军事课程，如枪枝瞄准、丢手榴弹等。这时我们实在感觉到高兴又快乐。同时也有许多同志在我家过夜，这样他们在我家来往活动了一年多。有一天早上5点因有奸细出卖，有3位民运队战士被敌人打死而牺牲了，当时我们实感到十分痛心！

1964年党的“新方针”宣布后，勿洞地区各港门的群众组织，如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港门会等组织都热烈展开活动，甚至到勿洞市区演唱时还得到广大群众和市民热烈支持拥护。这时我已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将群众支援的大批粮食物资搬运回部队，如此连续好几年呢！到了60年代因敌人进攻我们活动的地区，部队不得不向后撤到森林地带，也因为这样这时我也暂时离开到曼谷去替人打工，几年后，又回到民运队。

1969年，我们原来在各组织活动的成员都响应部队的号召，一共有80位青年一起上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们都正式成为一名游击战士了。结业后，我自愿参加学习医务工作。后来我被分配到马来农村去工作，替马来群众注射打针和医治一般的疾病。如当时有一位马来群众胃出血，经过我注射、扎针等医疗后全好了，因此在马来群众中得到广泛宣传说解放军男女同志都是神医呀！因此马来群众都称呼我们为Parti的Bo-Moh（医生）。直到1978年我都在几个马来乡村出出进进的为群众服务，有时也参加文艺晚会的演出节目。后来，我因喉咙有病征，组织上安排我到外面医治动手术，康复后回部队，直到下山。

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后改为人民军）共达二十年。爬山涉水和参加各种战斗，什么苦乐都有，可是我还是感觉心情愉快、无怨无悔。

1990年我们党谈判成功，部队下山了。下山后我没有工作，只好出去曼谷找工做，半工半求学，一个月的工资算加班费才拿到2,500铢钱，每天都得三更半夜才回到家还得做饭，只睡到4个小时又爬起来做饭，6点去上班，好不容易才念完初中、高中、大学，死去活来。

开始当教师，在曼谷教2年中学、小学教8年，现在动乱中的北大年府教书，我干一行爱一行，爱上了教育工作，对学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生严格和爱心相结合，使学生感兴趣地爱上了华文。家长、群众、学生对我非常尊敬和爱戴，因为我们早年做过群众工作，所以有一种吸引群众的魅力。

我也经常出席中国领事、各个社团举办的会议，我的生活是非常紧张和愉快的。

2004年教育部把我送去中国云南昆明师范学院培训一个多月，参加很多活动项目：文艺、游戏等等。泰国一共派有18个学校的代表参加培训。

由于我们部队是说华语的，我已习惯了，因此，在培训期间我没有语言障碍，例如，在集体活动时，我喊道：“泰中两国人民友谊万古常青”轰动全场。我唱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又是轰动全场。总之，我比其他的教师出色。院长、高干、其他学校的教师对我的表现和贡献都有好评呢。

半年多来，我眼睛被药物感染，有点看不清东西了，只好停止阅读和文化活动，太可惜了。



2007年农历新春期间，客属公会在合艾国光中学举办联欢会，秋焰老师与演员合影。



牙科师傅奕泉（谭彩荣） 和助手忠怀（吴汉英）



特别队有个做牙（拔牙、补牙、镶牙）师傅奕泉同志（早期队名水源），1980年代中期，患了帕金森症，手指颤抖，但是，许多同志牙齿出了毛病，还是找上他，他也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在妻子忠怀同志的协助下，手到病除，病人都很满意。

话说从头，1949年初，奕泉同志20岁左右从原八支上队，在“独8分”的民运工作时，经常出农村去，带领一位北大年来的泰南穆斯林（泰南马来人）牙医为同志们治牙病。这位牙医的岳父，是“独8分”民运联系下的一个积极分子。每次探访了岳父，牙医逗留三几天就得回去北大年，因此，他总是鼓励奕泉同志学做牙。奕泉同志有心学艺，勤于摸索，很快就上手。

后来，组织上调奕泉同志到十二支的二区当“牙医”。据了解，当时二区同志之中，上山5、6年的很多，有的上山已10多20年，不少人牙齿坏了，门牙崩了，痛苦难堪，无法解决。

奕泉同志到来，为同志们拔牙、补牙、做假牙，大家有口皆碑。1970年4月“二区”造反的那个晚上，据说他的住点靠近阿和警卫队的哨岗，阿凌等“怕惊动”哨兵、坏了他们的“阿沙行动”计划，因此不叫他一起走（不叫走的还有教马来文的朝阳同志及其妻子），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据奕泉同志反映，当晚他放半夜放哨回来，睡眠中被阿和的警卫队长艾力叫醒，说是阿凌的人都走光了，阿和决定紧急撤离。奕泉同志立即起身收拾行装，并走在前头带着阿和及警卫队一行人摸黑破山割路远离“二区”营地。原来奕泉同志之前不时出发巡山，对那一带的山形地势较为熟悉，也善于在森林中夜间找路。

来到特别队，奕泉同志把老本行再搞起来，制作了设备，招收了徒弟，组织上也送来了不少器材，成立了新的牙科组（特别队原有的一个牙科组由烈火、昭雯夫妇负责）。几年后，奕泉同志与组员忠

怀同志结合，忠怀同志从徒弟做到成为大助手，难怪同志们都戏称他俩是“夫唱妇随”。

或者是长期搞民运、跑山路的关系，奕泉同志对山形水势很能掌握，来到特别队，他还是不时向指挥部请准出发巡山、装吊，而且在执行这些任务时，常常有所猎获。他对“应急”也有一手，1984年特别队紧急撤出长期驻扎的“胜利营房”时，最后有一头约200公斤的大肥猪拉不动，几个女炊事员和装雷的同志都急呆了，还是由担当后卫的奕泉同志出手，一下击倒大肥猪，无声无息，分解成数块，干净利落，大家背了猪肉就离开营房。



奕泉、忠怀夫妇。

承 坚（章慧钗）



1934年在槟城出世。中学毕业于槟城福建女校（后改名为槟华中学），大学毕业于中国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系，我这一系是5年制。大学毕业后被组织调去军事通讯学院学习报务，学业结束后在60年代初回到马泰边境森林参加武装斗争，直到1990年跟随特别队下山。

我一共有7个兄弟姐妹。在我上面有两个姐姐（章慧晶、章慧丝）和一个哥哥（章应长），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章应恒、章应龙）和一个妹妹（章慧宝），我正好排在中间（排第4）。我父亲（章文超）20多岁带着母亲（黄阿元）、大姐（章慧晶）从福建龙岩来到马来亚，在南来之途中于鼓浪屿生了二姐（章慧丝）。父亲来马之后就在家族商店（经营槟城——印尼棉兰出入口生意）打工。由于父亲为人精干、勤劳、人缘特别好，深得大伯父的喜爱、器重及亲友们们的爱戴，在伯父死后，由亲友们推荐为经理。从此家庭经济渐渐有所改善。家庭生活为上中层生活水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句确确实实的真理。20世纪30年代，我的一位堂姐从加影来到了槟城求学并寄宿在我家。当时我堂姐章慧珠是考进槟城高等学府福建女校高等师资班，和阿焰同志是同班同学，一同参加革命组织，一同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就是这位堂姐把革命火种传播到我家，从此革命的星星之火在

我家燎原开来。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见到晚上我的父母总是围坐在堂姐身边聆听她讲述革命大道理。堂姐也经常带着姐姐哥哥去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父亲在她的革命教育的开导下思想变得开明民主。在姐姐哥哥的幼小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火种。在日本南进的前夕，堂姐和阿焰一起高师毕业了。堂姐是伯父的独生女，堂姐高师毕业后就跟随父母回到中国并在中国继续深造。不久日本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堂姐一家人和我们家失去了联系，从此之后，再也得不到他们的下落消息。

堂姐虽然离开了我们家，但革命的星火却在我们家播种下来了，并开花结果。1945年日本投降了，父亲积极加入迎接抗日军下山的各种活动，这时姐姐、二哥已是懂事的中学生了，他们在学校也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他们在革命老师及革命同志的教育下不断茁壮成长、成熟。1946年姐姐已是一名马来亚共产党员，他们也带着我去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在姐姐哥哥的带领下我不断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在革命熏陶下我也逐渐茁壮成长，也参加了当时党领导下的学生革命组织——地下学联组织，也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是做一些地下干部开会时放风工作，后来就担任起地下重要干部的交通工作。由于父亲思想开明民主，对我们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从不阻挠，并给予支持，所以在和平时期（“6·20”事变之前）许多革命同志都常在我家进进出出，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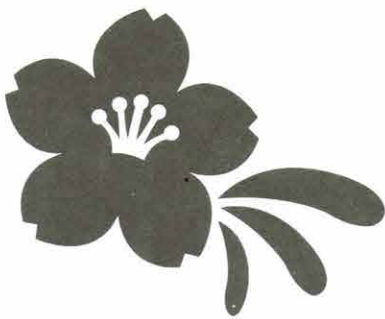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认识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周美华（东海的姐姐）、阿陶、思培、子清等就是和平时期认识的。“6·20”事变后，为安全起见，父亲把我家搬到了郊区，由于住家环境关系，我们的家就成了地下干部开会的地点。父亲由于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甚至在后期也亲身投入了革命浪潮，父亲以他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还用钱买了一间屋子作为地下同志开会地点。事变后，姐姐是党驻槟城地下印刷所的党代表。哥哥在事变后也成为共产党员，是区级干部，姐姐姐夫都是党的重要干部，姐姐是槟城市委书记。姐姐、姐夫是1954年一起牺牲的。哥哥英文特别好，当时地下刊物《真报》英文刊全由哥哥一个人编写、编辑出版。1957年敌人要追捕他，当时哥哥的处境很危险，组织要他当天马上撤离，但他为了完成一项尚待完成的稿子，要求组织让他第二天离开，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事，他在和敌人搏斗中不幸中枪，当场牺牲。牺牲后敌人就叫父亲去领尸，父亲去领尸时当场晕倒，心脏发作，不久就去世了。

我在“6.20”事变后就参加担任地下重要干部的交通工作，因此不允许我在学校参加过暴露自己身份的活动，因此在1950年敌人来我家逮捕哥哥时，因抓不到他们就抓了我，但因我身份没暴露，又找

不到什么证据，不久就无条件释放了我。1951年中学毕业，1952年组织就让我到中国继续深造。在中国负责和我联系的先后有曾雪虹、刘一凡、老叶、李志。在北京地质文水工程系毕业后，曾在北京文水工程局工作（不到一年），后来组织就让我到沈阳军事通讯学院学习报务，学习两年后，就从北京回到了泰马边境森林参加武装斗争。在特别队，我除了参加报务工作外，还兼任整理领导讲话录音稿及中国电台所播的重要文件资料。也参加一部分运粮工作，在到部队初期也曾担任现役小队队长工作一段时期，后来调到干部小队学习、工作。我到武装部队后就一直在特别队工作、学习、生活、1989年和平协议后我就跟随部队下山。下山后初期在邦朗村和同志们一样垦荒种植花生、玉米及放哨。1993年回马同志陆续回马，我就接管了40碑的本村联络站工作，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教学工作。起初是在40碑联络站收一些当地群众的孩子教他们华文，后来联络站搬到也拉后，我就到勿洞教补习，开始是帮助梁老师（群众叫她梁大姐，教了10多年的华文补习）教一些学生，后来在梁老师的帮助下开始了我单独教华文补习和英文补习，从1996年开始一直教到现在。



稳步



我的队名是稳步，也叫颜安，原名黄细岩

1930年于马来亚居林出生。父母是菜农，在我幼年时已先后去世。

父母去世后，我在群众帮忙下，当个割胶童工。我们共3兄弟，两个哥哥被英帝逮捕后驱逐出境。

抗英战争爆发后，我参加马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在部队中，因为英勇战斗，战功很多。在部队，我长期被分配负责埋设地雷的工作，因此，同志门常把我叫做“布雷专家”，其实，虽然我曾经布雷数以百个。但也不全顺手。甚至有一两次

失手，让地雷爆炸，幸亏只受轻伤。现在还有零碎弹片留在身上。（请参考部队战功嘉奖记录）。

我曾当过陈平的警卫员，后又参加护送陈平等领导出国。《新方针》宣布后，在边区的部队要担负多项任务，故被叫做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三结合。

1970年代初，许多青年来边区上队。这时，我和一位边区上队的永新同志结婚。下山后，住在邦朗和平村，我俩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我曾多次回马探亲和去中国探亲。

（稳步立功手册，请见下页。）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来亚人民军战士

立功手册



稳步

前言

马来亚共产党领导马来亚人民军和马来亚各民族人民，高举人民战争的伟大红旗，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经历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军战士投身于和坚持了伟大的武装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我党我军和每个同志的莫大光荣。同志们应该为自己的光荣斗争历史而深感自豪，从中得

刻苦战斗第四工作周

颜安同志留念 (转抄)

高举人民战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部队党委会
1968年1月

到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提高英勇顽强、刻苦战斗的革命精神，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红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继续奋勇前进，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创立更大的新功。

部队党委会

一九六八年六月颁发

一九八八年六月修订

颜安同志

参军日期：1949年10月

艰苦功

1949年12月—1962年6月底
12年中共记12个大功二个优奖

上队后在战斗队中生活，参加过许多战斗，1951年间负责给工员工作，1952年后因在机关队中生活，经历过严重的斗争锻炼和考验(包括半饥、饿为生活)。也参加过多次较长时间的行军。革命立场坚定。

战斗功

1949年12月20日

在波分分配枪，在乌南“阿迷浮参”地区协助部队放哨，发现敌人后又通知同志们做战斗准备。
记一优奖

1949年12月25日

在上述地区参加防务战，还设有枪，负责带路，使部队顺利转移。
记一优奖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1950年间

在吉南新港参加防务战,第一次
向敌人开枪 记一优秀奖

1950年间

我们长伏击敌人,敌人不从路来,
我们因停在路上和敌人打遇过,负
负失足,战斗后安全撤退。
记一小功

1951年4月

在吉南“拉武勿东”和“芒口”地
区伏击敌人,两次担任冲锋组,共开
枪七次。 记一小功一优秀奖

只两个人,负责中心,能坚持勇敢
回击敌人,战后并受心受伤战友。
记一小功二优秀奖

1951年间

在“东里因”和“八百廊”参加
两次防务战,担任战斗组。
记一小功

总共 七个大功二个功一个优秀奖

得遇奖励

得到八支司令部授予“二等战斗
英雄”和“战斗模范”为荣誉。
1962年得到“长征红旗手”为
荣誉。
1967年得到“立好战士”为荣
誉。

1950年—1951年

共参加过多次的防务,修筑,破
坏敌人的行动。 共记一小功一优秀奖

1952年1月

参加吉南“大港尾”公路的运
战,敌人用轻、重机枪扫射,情况很
紧张,当时负责司令部同志为战士,
战斗一小时才脱险。 记一小功

1953年7月间

参加吉南敌人“剑”行动的第一
个防务战,负责直接领导领导同志
的任务。 记一小功

1954年6月

参加吉南“双溪利牙”区建设
性防务战和运战,负责领导
领导同志和掩护队友撤退任
务。 记一小功一优秀奖

1954年9月

参加吉南“半坊”区防务战,
负责正面战斗组,充分发挥猛烈火
力,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受了轻伤。
记二个小功

1960年初

在边境地区参加小组中伏战,

1962年7月初—1963年6月底
记一大功一小功一优秀奖

1963年7月初—1964年6月底
记一大功一小功

1964年7月初—1965年6月底
记一大功一小功一优秀奖

1965年7月初—1966年6月底
记一大功一小功一优秀奖

1966年7月初—1967年12月底
记二大功二优秀奖

1951年间

在吉南“东里因”埋伏敌人,参
加主力组,开枪数发。 记一小功

1951年6月

参加在波威南“胜利斯”因特
跨路为夜间战斗,负责冲锋组,
胜利开枪数发。 记一小功

1951年9月1日

参加吉南林木港防务战,参加
正面战斗并负责冲锋组,战斗达到新
敌人武为胜利目的。
记二小功

负责中心,能坚持和击退敌人。
记一小功一优秀奖

1960年10月到1963年4月
在边境地区参加过两次防务
战,负责战斗,战斗都取得胜利。
记一小功

1967年6月

参加部队肃清斗争,表现主动好
记一大功一小功

1968年6月

在边境地区第二次小组中伏战,

1968年1月初—1968年12月底
记一大功一小功

新方针颁布后为这几年,在机关
队生活,负责管理小队,记录负责。
由党中央党委改变老同志的生活。

总共 二十四个大功一个功一个优秀奖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1969年1月初—12月底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

1970年1月初—12月底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0年参加内部肃奸斗争

记战斗功一大功

1971年10月4日

敌机轰炸时,刚好负责哨务,在哨岗一面戒备一面参加对空作战,撤退时便被派果急赴后和带未发同志回来集中。

记战斗功一大功一优

五月十日队伍转移,在环岭不好时行军,表现吃苦耐劳,高度维持队伍的战斗状态。

记战斗功二优

1971年1月—1971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1年得到“五子战士”的荣誉

1972年1月—1972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2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73年1月—1974年12月

记艰苦功二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5年1月—1975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6年1月—1976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7年1月—1977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8年1月—1978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8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79年1月—1979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79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80年1月—1980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0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81年1月—1981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1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82年1月—1982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2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83年1月—1983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3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83年3月及“围剿”斗争参加

记战斗功

记艰苦功二大功

1984年1月—1984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4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1984年参加围剿斗争和

管理留区

记战斗功二大功

1985年1月—1985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参加1985年反“围剿”斗争

记战斗功一大功

1986年1月—1986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6年得到“先进战士”的荣誉

参加1986年反围剿斗争

记战斗功一小功

1987年1月—1987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1987年得到“积极分子”的荣誉

参加1987年留区的反围剿斗争

记战斗功

记战斗功一小功

1988年1月—1988年12月

记艰苦功一大功一小功一优

参加1988年的反围剿斗争

记战斗功一优

1989年得到“工作模范”的荣誉

丹青



队名：丹青

原名：李月英

出生：1948年在泰南勿洞出生，祖籍广西。

勿洞县有许多华人聚居的乡村，每个这样的乡村当地人都叫它为“XX港门”，我是在也隆地区的深水坑港门(简称深水港)长大的。

从小，我好动，大人割胶，我就跟，大人上街，我也吵着要跟。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我，到哪里都让我跟。约10岁，我就自立割胶了，那时，也隆各港门里可热闹了，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还有属于全港门的公会，纷纷涌现。爸爸知道我生性好强、不甘落后，怕我走上队，于是把全家人搬到也拉公路十一碑的大胶园去割胶。11碑离开也隆有好几十公里，但是，我经常脚踏车从11碑拐进第7碑，爬山越岭转到也隆去参加青年团的活动和学文化，起初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大会写。

我很喜欢那套军装，那把钢枪，多想当上一名解放

军战士。多次要求参军，但我都没被批准，说是年纪还小。15岁那年，各港门象我这样的青年，大家争着上队，我不能落后，其实，比我们早些时，已经有不少青年团员陆续报名上了队。

我们这一批上队的人数比较多，集中起来有百多两百人，初期都在民运营地里学习，也就是学习文化，上政治课。过后在马列主义学校参加一个月的新战士学习班，学习政治和军事，排练军事操，熟悉武器使用等。时间很快过去，组织上安排我到机关队的兵工厂当学徒，精德、阿福、宋谷、老韩都是我们的师傅。起初，是学打桶、做枪柄、刀盒、吊床棍等等，我很不习惯这个任务，可做起来后，倒是喜欢上了兵工厂的工作。

没想到兵工厂工作一做就做到1981年《民主之声》电台成立之时，我被安排转做抄写工作。其实，上队几年后，我的习惯也不自觉地改变了，无论组织上安排到哪里工作，我心里好象都很顺，很自然，只想到能做好就是。因此，有些同志笑

我有“工作狂”，但我没想到什么“狂”不“狂”，要是没有做些什么工作，倒觉得很辛苦。

因为在部队里我的任务不属于战斗组，所以上队20多年，我只碰过两次战斗，第一次是在1969年间出发执行运粮任务时，跟敌人遭遇，我们先敌开火，快打快伏，安全撤退。第二次是在“九大营房”，营房目标暴露，敌机来轰炸和扫射，我们很被动，虽然以密集的炮火对空还击，但没有打下飞机。

1960年代后期的肃反，领导上宣布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决不抓错一个人；但也不放走一个坏人”、“大家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一直以这些原则来衡量自己，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第一次肃反的全过程，以及第二次肃反从开始直到中期，我都没有受到牵连。到了后期，肃反已明显扩大化了。有一天，阿秀（也叫阿妈，当时是特别队的党委书记，全部女同志都归她管）派人叫我去她的住所。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她劈头就问：你有接受敌人的任务吗？有就要坦白向党交代。我说：真的没有，如有，我早就讲了，我完全相信党、相信领导！

谁知情况突然起了变化，同我一个村子上队的几个好友都出了事，特别是我最知心的人，竟出了问题。这期间，阿秀三番五次地找我，后来，她说，那个跟你一起长大的亲密之人，原本不说，现在被扣留起来，才坦白交代。你还不讲，等到象他那样，你就会有事了。听了这些话，我整个人傻了。阿秀又说，已经找你很多次了，以后不叫你来了，你回去好想想吧。

回到小队里，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何去何从，没有任何人可商量决定。肃反以来，我看到所有承认是敌奸的都得到宽大。在此关键时刻，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承认是敌奸，肯定得到宽大；第二条是坚持忠诚老实。要是选择后一条，那肯定被认为抗拒、

不悔改，必须从严。为了生存，我终于选择象好友们那样，欺骗党，乱说自己是内奸，等等。这样我没有被扣留，属于“自动交代者”。把敌奸这顶帽子带在自己头上，蒙受耻辱，这是我参加革命一生中受到的最大委屈，我也为此深深自责、内疚。

承认自己是内奸后，阿石、阿秀表扬我，说我相信党的肃反政策。阿石拿了一份文件，要我证实什么时候成为敌奸、在什么地方受训、有哪些同伙、“二区”有哪些人也是敌奸，等等。我说我根本不想当敌奸，具体时间、地点、人事全都记不清。但是，没办法，组织上还是要我写一份自己坦白交代的信，经过修改，以便由我带去“二区”念。领导上（阿和）对我说：“根据党内报告，‘二区’也有人同你一起参加敌奸训练的，他们也象你一样，起初不相信党，怕讲了被党镇压；你可以

示范，这些人如果听了你的坦白交代而改变态度，便能得到宽大，党也能减少镇压面。”这样做，我是愿意的。

1970年3月，领导人阿和前往十二支的“二

区”协助肃反工作，我参加了他的警卫队。到了“二区”，我总觉得气氛怪怪的，又不知要说些什么。我写的信被传开了，主要内容是以自己开始不相信党，怕交代了，党会镇压。后来，我坦白交代，党就宽大了我。因此，希望和我一样的人，尽快向党交代，党一定会给予宽大处理的，如此等等。我只是吁请有关的人不要抗拒，争取宽大；根本不要象“二区”头头所说的，什么上台作证啦、什么指着某某人又某某人是敌奸啦、害死他们啦，这些都不是事实。

事过几年，我们才知道，原来“二区”的头头邀我们去，是要把肃反杀人的罪责推给我们，他们自己当“好人”，然后乘机拉拢同志，半夜三更把“二区”队伍拉走，还美其名为“阿沙行动”。话说当晚半夜，我们发现“二区”同志都不在，深怕“中伏”，便紧急脱离“二区”营房，连夜护送领导人向特别队转移。

约为1986年，据说中央开始进一步作肃反的复查工作。一天，领导人阿苏找我讲话。他说，过去中央北马局对肃反问题有些过头，现在要重新核对一下。他要我讲真话，要老老实实地说过去的问题，“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当场我就表白，过去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那时候我没办法。



会员简历 (文接上页)

阿苏说，他当时也觉得我所讲的都不大像。并告诉我说，党决定给我平反。我终于丢掉了这顶可耻的帽子，在历史上恢复我原来的本色。

1971年，我被指挥部选为战斗通讯员(传令兵)，担任这项任务的还有其他约10位战士。这之前不久，由于工作上时有接触，组织上要求作为党员的我要多多照顾阿和同志的生活起居，我满口答应，但又想到担当领导人的勤务对我还不太熟悉，我向组织上反映，组织上认为可以学。谁知做了一个时期，我同阿和同志的感情好象很融洽，亲密起来，我不知如何是好，向组织上反映，组织上却表示不会反对我同领导人发展进一步的感情，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党龄了。我本身只想当领导人的勤务，这样比较适合，要是同领导人结合，未免“高攀”。组织上批评我，要我排除那种封建思想，并指出，我们是革命队伍，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只要双方合意，可以结合，不要为级别问题而自寻烦恼。组织上也指出，假如未来我同阿和同志结合，平时双方也是在不同单位工作的，这里没所谓“俯就”或“高攀”的俗气。思想上的绳索解除了，我也有主意了，有一天，我同阿和同志坦白交谈，希望我俩结合后，他多帮助我提高认识，我一如既往地照料他的起居，我不要“沾光”也不

要组织上“另眼相看”。阿和同志认为这样交心很好，他会记得。

阿和同志年纪比我大了近30岁，结过婚，但已分离很久了。我是自愿同阿和同志结合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干革命，在森林里生活也无需考虑什么的，反正我没有想过结婚后要得到什么个人利益。因此，虽然知道当时有些人私下议论，说我同阿和同志结婚，“是强迫的，领导人喜欢谁，就要谁”，我才懒得纠缠它。

我同阿和同志一起生活了30多年，我无他求；现在留下来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是他的骨灰盒。他的精神永远、永远的激发我和小明(孩子)怎么做个高尚的人。

从1966年4月20日正式上队起，我一直都参加部队的文艺歌咏活动。我喜欢拉手风琴，也喜欢球类运动。阿和同志嗜好玩篮球，经常和年青战士同场进行比赛。

部队下山后，阿和同志继续领导村的工作，2001年9月5日，与世长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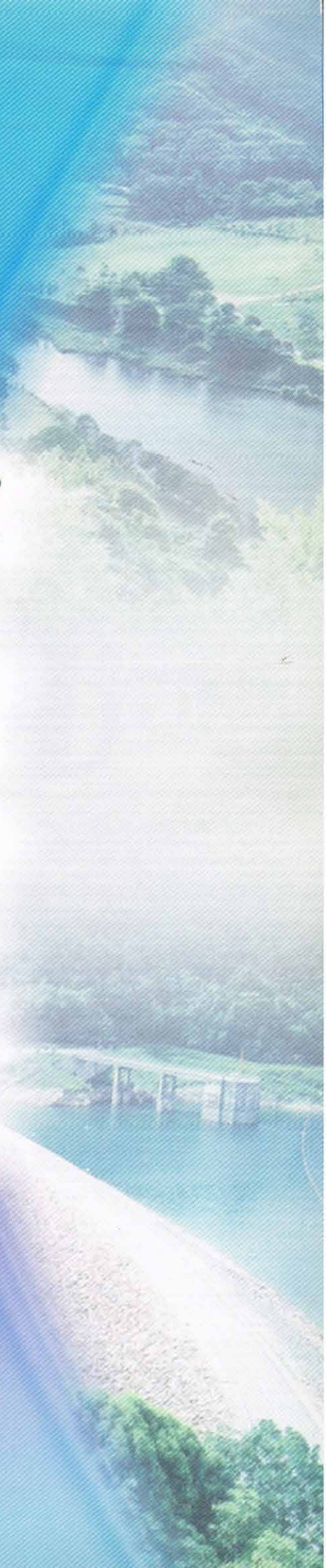
我们邦朗村的生产事业搞得比较好，现在树胶园都有了收成，大家的生活温饱没问题。阿和同志生前念念不忘要建立的文物馆，在他弥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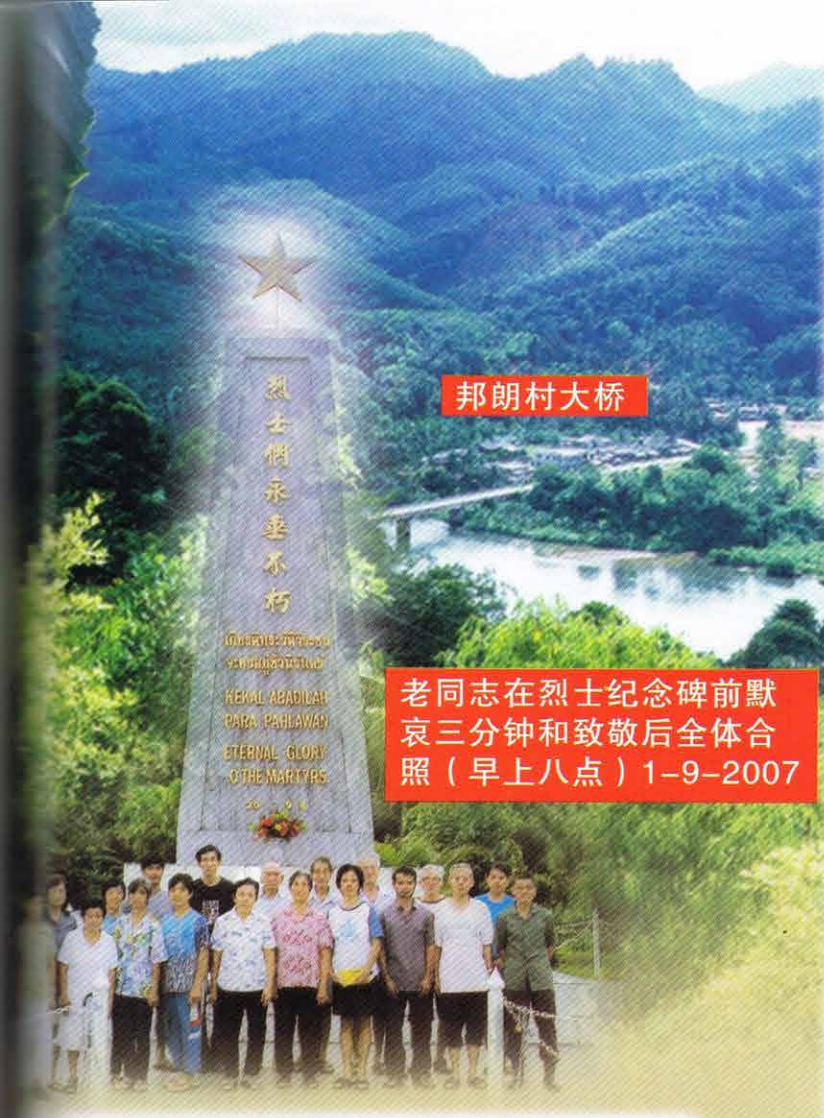
时基本完工，不久之后也隆重开幕了，愿他得到欣慰和安息。许多亲友走访我们村，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他们除了欲了解我们村民的近况和欣赏湖光山色之外，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要参观文物馆，因为他们知道这里保存较多党军的历史记录 and 文物资料。我也参加文物馆的管理组工作，我们都决心尽力而为，希望不断充实文物馆的内容和增添相应的设备，以便更好地为亲友游客们提供有品质的服务。我们村的弱点是交通困难，令外人把进村视为畏途，这方面，我们要和有关当局通力配合，希望不久之后能够克服这个交通难关。

(丹青 2006年)



触
景
生
情





邦朗村大桥

老同志在烈士纪念碑前默哀三分钟和致敬后全体合照（早上八点）1-9-2007



阿和、拉昔·迈丁、老谢、阿焰（邦朗和平村大礼堂聚会）



主持邦朗和平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幕礼（20-6-1998）



邦朗和平村革命烈士纪念碑



烈士亭



邦朗水坝发电站



邦朗村内的梅花鹿场



旧文物馆剪彩仪式



新加坡前议员何佩珠女士到访



主：一民、华伟、志豪、忠怀、秋红、大光
2-9-07乐龄康乐会为他们主办生日茶会



一民、华伟、丹青、秋红 (2004-8月)
(乐龄康乐会为会员主办生日蛋糕茶会)



生日茶会后面歌咏组唱生日歌



民兵、三山、陈文、永恒
(2007年6月)



左：老洪、稳步、田民、阿富
- 2004 - (生日会)



意、阿群、丁龙、德水、素英
- 2006 - (生日会)



唱生日歌



和新加坡旅客聚会



翠月、阿芳
- 2005- (生日会)



本会成员和到访旅客一起联欢



生日茶会 2-9-2007



主：小坚、张峰、东风、三山
(会员会议)



会长南方主持会员生日会照 (2004年12月)
右起：东风、小华、阿东、木成、永新



乐龄康乐会歌咏队在演唱生日歌



赵甘照团8人和本会会员合照
(2007-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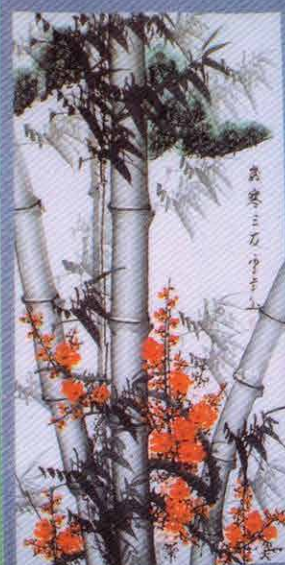
会员大光亲属到访参观村内历史文物馆
(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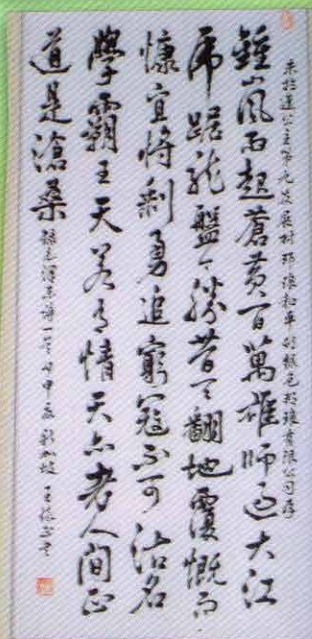
和旅客一起开个联欢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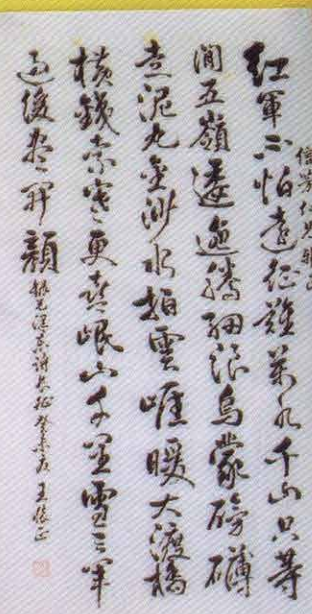
右：卓可党夫妇和老梅一家合照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真情——
叶树仁挚友赠



新加坡书法家王怀正先生赠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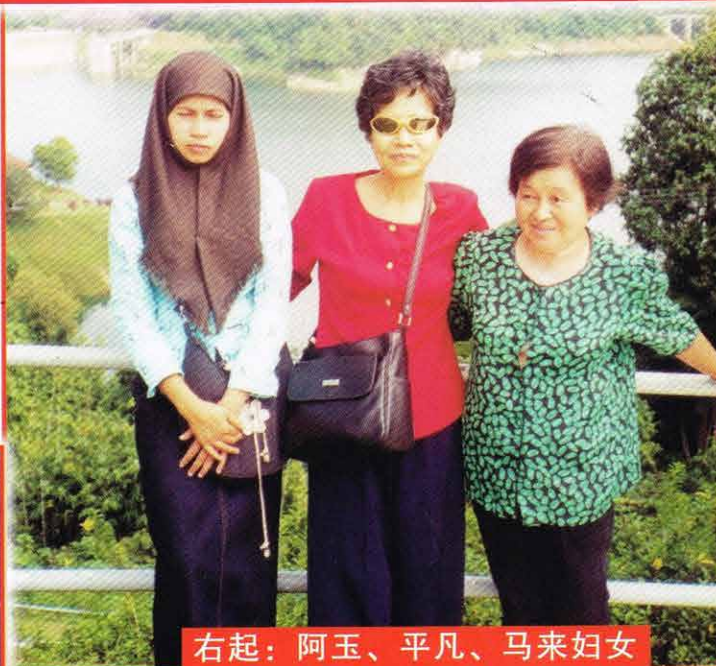
新加坡书法家王怀正先生赠送



纯真、志豪、勇前、秋红、志华、秀辉、
素英、纯青、毅勇



学生们在表演节目



右起：阿玉、平凡、马来妇女



长和老师（泰族）家长和学生欢度六、一儿童节



乐龄康乐会母亲会员带孩子到水坝旅游（2005年）

公主直升机降临后王室人员



公主莅临开发鱼池剪影



公主莅临时场面



村民集中在大课堂迎接公主



朱拉蓬公主参观村内文物室 -2000年



吉蒂将军到访文物室



朱拉蓬公主进村访问时和南方谈话



新加坡友人摄于邦朗水坝上（右起：瑞金、玉峰、略德、一民、金声）



前排左起：平凡、李兵、多云

新加坡五位女士到访



新加坡已故李绍祖医生（中）与梁景胜到访

卓可党和太太摄于邦朗村



右：树仁夫妇、嘉福、一民、耀明
中：拉昔·迈丁夫妇、平凡 左：陈陷、广西、怀玉
（进村访问后在合艾）



右：树仁、阿山、王怀玉、耀明
左：木成、小宋、嘉福
（在村内文物室门前）



左：叶树仁夫妇、林耀明夫妇、一民夫妇
（访问村后在邦朗水坝处合照）



旅客到水坝山上合照（7-8-2007）





回马同志到邦朗和平村访问



游湖旅客



阿东中国亲属赖惠芳女士（正中者）到访
一起联欢舞蹈和独唱表演（2006年）



阿清同志



秀芳同志



口述历史《生命如何流——十六个女战士》
作者到访阿玉家
后：邱依虹（作者）平凡 / 前：邱田亲和阿玉



乐龄康乐会歌咏队在演唱生日歌



歌咏队在欢迎客人时歌唱



本会成员和到访旅客一起联欢



新加坡已故李绍祖医生和亲友到访时和村民交谈联豪



新加坡已故李绍祖医生到访时和阿和同志等人合照



新加坡脚车队（运动员）到邦朗村访问
（到访贵宾和乐龄康乐会会员一起照相留念）



赵甘照团9人照



从合艾经过也拉府、邦朗水库进邦朗和平村



美丽的邦朗湖



旅游客游湖



大光、张峰、阿芳、阿群、一民、民兵、三山、大山
(会长一民同志和八十五岁高龄会员合照) 2007年1月



大光、张峰、阿芳、阿群、民兵、三山、大山
2007年1月



南方、精德、阿福、阿东
(两位日本同志回访邦朗村时摄于南方家门前)



九村乐龄康乐会2005年12月份，一民、张峰为4位会员主持生日蛋糕礼。左第3人起：东风、阿东、小华、永新同志



左：小明、阿婷、初翔、木成、一民、阿山、继业、志毅（邦朗村旅游公司董事会成员）



欢迎游客进村一起舞蹈
阿玉、志毅、永恒、赖惠芳（中国来）2005年12月



旅客摄于邦朗湖边



商業信息



美芝

美芝

各門牌210-212號

美芝

美芝

美芝

松源商店



公司





本纪念特刊赞助人

征 信 录

- | | | |
|-----|--------------|---------------|
| 1. | 何佩珠女士 | 新币 \$1,500.00 |
| 2. | 赵甘照团 | 新币 \$500.00 |
| 3. | 黎先生 | 新币 \$200.00 |
| 4. | 梅先生 | 新币 \$100.00 |
| 5. | 劳勿殉难者公墓家属委员会 | 马币 RM500.00 |
| 6. | 陈炳权先生 | 马币 RM500.00 |
| 7. | 林崇生先生 | 马币 RM500.00 |
| 8. | 叶树仁先生 | 马币 RM500.00 |
| 9. | 黄觉明先生 | 马币 RM200.00 |
| 10. | 廖丽丝女士 | 马币 RM100.00 |
| 11. | 黄明治女士 | 马币 RM50.00 |





后 记



到今年10月，我们邦朗和平村乐龄康乐会已经走过4年的完整路程，并正踏入第5个年头继续前进，对此，许多会友都觉得应该出本特刊，作为纪念。

既然决定出版一本纪念特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有需向外界推介邦朗和平村的特色——

其一，它是原马共总部游击队下山后建立的一个和平村（第一和平村，现称第9朱拉蓬公主发展村），拥有不少可供见证马共领导的半个世纪游击战争的文物和在世人员，弥足珍贵。从历时的长久、战事的广泛和激烈而言，马共领导的这场游击战，可算是世界上热带丛林游击战的表表者。

其二，它有山有水，地处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中，虽然目前这里的交通并不方便，与外界联系还存在实际困难；但只要多方努力，当能发展成为本地区一个突出的旅游名胜。

但也需看到，假如不是得到多方面的支助，这本纪念特刊肯定是出不来的。在此，我们邦朗村乐龄康乐会的全体理事，谨向所有以下提到的和不具名的提供支助的各方和人士，深深致谢！

领导上包括阿成、阿敏老人家，十分关心本特刊的顺利出版，特地送来《献词》，为我们加油打气。本会会员也纷纷提供各自的简历，附上照片，以充实特刊的内容。已回马的本村原村委四海、方山等人，遥寄话语，与我们《交心》。还有本村旅游公司、回马老友组织“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都刊登贺词，让本特刊生色不少。此外，本地多家商号也在本特刊登载广告，互惠互利。

新马的亲朋好友，为支持本特刊之出版而出钱出力，我们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下，于特刊的版位上，登了《征信录》。有的好友的名字未便登录，只能割爱，尚望谅解。

出版书刊，错误难免，何况本特刊是在外地印刷，我们这里难于关顾，幸好有方山等老友在场全程悉心照料，协助避免出现大的事故差错。在此，顺致谢意！



4/4

乐龄康乐会会歌

(邦朗和平村)

| 5̣ 1̣. 1̣ 1̣ | 3̣ 2̣. 1̣ 2̣ | 3̣ 1̣. 1̣ 3̣ | 5̣ 6̣ - - |

年 迈 的 老 战 友 的 友 谊 不 能 相 忘

| 6̣ 5̣. 3̣ 3̣ | 1̣ 2̣. 1̣ 2̣ | 3̣ 1̣. 6̣ 6̣ | 5̣ 1̣ - - |

相 互 多 多 关 怀 促 进 友 谊 本 会 宗 旨

| 6̣ 5̣. 3̣ 3̣ | 1̣ 2̣. 1̣ 2̣ | 6̣ 5̣. 3̣ 3̣ | 5̣ 6̣ - - |

友 谊 万 岁 战 友 情 谊 万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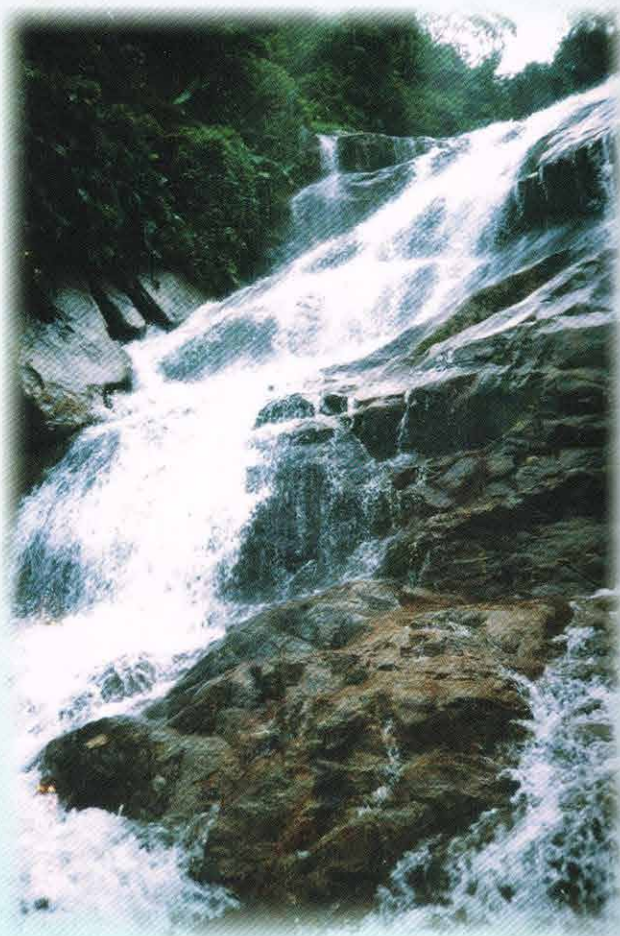
| 1̣ 5̣. 3̣ 3̣ | 1̣ 2̣. 1̣ 2̣ | 3̣ 1̣. 6̣ 6̣ | 5̣ 1̣ - - |

举 杯 欢 饮 同 声 歌 颂 友 谊 万 岁

| 1̣ 5̣. 3̣ 3̣ | 1̣ 2̣. 1̣ 2̣ | 3̣ 1̣. 6̣ 6̣ ^慢 | 5̣ 1̣ - - |

举 杯 欢 饮 同 声 歌 颂 友 谊 万 岁





邦朗之旅，
心旷神怡！

